

漕

運

通

志

漕運通志卷之十

漕文略

制物以利用用有大小有終始有興革非文無以載也漕且南北數千里裁成之功非一於是碑記乃作夫考文可以知世德政之所由見也輯漕文略

勅建弘仁橋碑李文達賢撰其略曰

崑城之南一木橫流於巽方其源由兌而離四泉沮洳會而爲河至巽乃大有一津焉在南苑之左去城四十三里凡外郡畿內之人自南而來者東西二途胥由此渡有功者歲爲架木橋奈何不能堅固而寒洑

之際不免涉水夏秋水漲既有膠澗數阻之虞人之
病涉莫此爲甚天順癸未春

皇上命創建石橋橋長二十五丈廣三丈爲洞有九以
水爲欄於兩旁以障田者增岸於南北以防衝突爲
寺爲廟以資維禱經始於歲四月十五日訖功於十
一月初一日 賜名曰弘仁橋乃命臣野爲記用示

又

改修慶豐石牌記宋聚撰其略曰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有二年前昭文館大學士之大
夫院領都水監事臣郭守敬圖水利奏昌平之白浮
析導神山泉蓋西山水合馬泉諸水爲渠曰溝惠
河貫京城迤運出南水門通通州抵高麗莊之牌爲
里二百觀地形創爲牌附岸壁及底皆用木凡一十
四慶豐其一也後二十年當至大四年諸牌寢腐作

相謂以石易爲萬計利通於水
昔有司以石爲橋上歷元年
高一廣一丈二尺每架亦三
尺之望

勅建永通橋碑李志文特勅撰其略曰

通州在京城之東潞河之北凡四方商賈賈賦由水
道以達京師者必萃於此國家之重德也由州城
西行八里許有河蓋京都第一之會也而下者河雖
不廣而水潦沮洳每夏秋之交雨水之溢害架木爲
橋或比舟爲梁以通道在者量而中遠環輿馬多致
覆溺而運輸者尤爲艱阻乃命監丞李德等以其事

監太監臣李德等以其事
聞上欲於其地建石橋乃命
經度之命總督漕運都督臣武興發漕卒都指揮僉
事臣陳信領之工部尚書臣王香等會計經費侍郎

臣王永和提督之又命內官監太監臣阮安總理之
安謂衆曰

朝廷塞都北京建萬萬世不拔之丕基其要在於漕
運寧王國所資而此橋乃陸道之通衢非細故也宜
各盡乃心以成盛美衆咸曰然於是庀羣材輯衆工
誦吉輿役萬夫齊奮並手偕作未及三月而功已就
緒橋東西五十尺爲水道二圈與平底石皆交互通
貫鋼以鐵分水石護鐵柱當其衝橋南北二百尺旁
皆以石爲欄杆作二牌樓題曰永通橋蓋上所賜名
也又立廟祀河神而以玄帝鎮之堅壯完固宏偉盛
麗經始於正統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告成於十一
月十有九日昔文王作臺於苑囿固無預於民事而
民樂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詩人又被之歌詠傳誦無
窮今

皇上命建此橋實所以惠利于人而人心踴躍欲
折以趨其事者誠無異乎文王之時亦何其盛哉

直沽接運官德政碑記真師道撰其略曰

世祖皇帝定都于燕使由江河轉運以饋餽顧豈不可然而聖朝包六合爲一建丕基於無窮以中吳水而聚也糧米出焉故卽中吳太平禹鼎以建漕府漕府官亦重當歲春夏運復於江溯行省奏選宰臣董儀吳下園東南郡國橫給京師者萬艘如雲畢集海瀕之劉家港於是省臣漕臣悉齊成調潔以卜吉于天祀靈慈宮卜旣協吉乃命漕臣持章秘符俾率其屬縱金鼓以統民建憲置牙無敢後先舟師惰工露別文身縵布帕首共散布于各艘者每舟不下數十百人發語夷狄憤心筆而調馴懈伏本之以恩齊之以法龍驤萬斛摧巍如山繞遠海壖僅比一葉崩騰大浪天回地掉鯨吐鯨吸出沒變怪謂天下之至險顧不信哉國家以其事重且難故於每歲春夏運糧舟將抵直沽口卽分都漕運官出接運中書省後遣

才幹重臣從至海墘一一交卸石以萬計其多至數
百萬故按運官稍立崖異輒足為害矧或從名以較
實驚外以徵審民將若之何蓋即募之令出無浮而
誅求之責方未已於是漕民有或剝舟而回而歸者
有或借貸狼狽而歸者數年之間漕運傾廢而國家
之糧餉非可暫息至正六年夏接運官奉政大大中
書戶部員外郎吳太平禹卿皆以寬簡布政於是
漕民相與論列其所以敷惠於漕民者勒金石

直沽接運王公董古魯公去思碑柳貫撰其略曰

後至元庚辰冬海運之民倪實等介其府令史王元
珪以書來言曰世祖皇帝既混一區夏爰始取道遠
海運米南土給餉京師內置漕運使司駐萬戶府于
京畿外立都漕運萬戶府于吳會募民籍名數具舟
直航以任其事凡運米以石計歲三百五十萬有奇每
春若夏再運萬戶分命僚屬吳會大會於河濱經

汴海運北抵直沽漕運萬戶之在內者亦部置其官
數往翼舟航交受所運達之京倉當其歸納授受之
際或失其當分擊輟鬻狼狽折閱則海運之民傾貲
破產以補不足其患有不能勝者故朝廷必選官直
治按臨監護名曰接運監其隱微辨其在直轄其授
受砥其平以去其弊後至元再元之六年萬戶何里
中憲職眷運抵直沽時兵部郎中濟寧王公維幹君
錫禮部員外郎董古魯公元善又奉命朝省王接運
事未凡至者百七十萬石有司舉元所進樣以比類
其色澤有不同者弗受告于公二公曰部所進米爲
樣袋二二合耳使者書夜馳驛數千里抵京師風日
振薄無所壅蔽故能致明潔若是分運之法六千石
載一舟氣含溼波蒸金歷暑色又何能相同凡以樣
進者懼其雜仄緝耳茲旣無是也色雖不同苟能飯
焉以京吾饑受之庸何傷或又有以米樣蒸熟弗受
公愀然曰噫櫛餅時者尚爾况萬斛之舟之所積乎

且民捐軀涉萬里不測之淵出入蛟螭爪牙間幸至此汝邪受將安往歸之邪徒久逗漫淫蠶食侵牟民益困有司適不敢有所言先是接運官廩毀於延熾有司憮民居之宏敞者以館于公公度其費無從出適辭焉即臨清萬戶府聽事以居殊淋隘二公曰是雖隘然庶無僦屋費以厲民或霖決驛陽則手編葦自蔽處之泰然無一毫勉強意直才素無嘉醜海舟有貨東陽之名酒者有司給傳食市以進公弗受曰若雖酬其直空能無所嫌也官屬吏民小過者必詩切教戒而寬容之雖蒲鞭未始示辱於人而人亦服其威信罔敢怠逸下車以五月二日甫再越月集事七月四日歸報於朝我民忘之去之愈遠且久而不能忘願有以識之賈諫不復命謹述其辭以識如右

滄州導水記王

大本撰其略

黃河既南徙九河故道遂以堙漳清不與同歸獨行
二千里會於今北海之涯其流滔滔汨汨視黃河伯
仲間耳垠岸高於平地亦猶黃河之水下成也虎平
而東也阜元定都于燕漳河爲運漕之渠控引東南
居貨千億萬艘上供軍國經用故老相傳在國初特
波流猶未宏達自江南內附而其勢日增至元五年
秋八月大雨河決八里塘之灣爲口者三漕悍噴激
如萬馬奔突長驅而前南皮滑池之境東西二十餘
里南北三十餘里濶澤窪淵龜蠃圃魚蕩析離居之
民相與言曰滄州古雄藩其濬深廣又距海孔邇水
行故地第有屯守小左衛曲防之無由徑達未定明
鄉民呂叔純抗疏陳情奉旨開掘以便民又爲大渠
以洩水繼有方命圮族乘時射利遂以復塞有能賈
勇以倡吾徒富員鋪從之水入濬注海則遠我墟地
而修我牆屋矣脫因不花者故余政莊武公之孫今
江西憲副景仁公之子也以國學上舍生取置宣文

聞其人知學知義又一鄉之望即以爲已任聞者壯其謀從之如雲各執其物立于兩壩破築去墜義民所趨水亦隨赴始屯軍先率其徒數百人盛氣以待我衆直而北彼自度非敵逡巡而去夫水之爲民害也久矣備禦之道存乎其人使南皮清池之民奮於事功而潦不爲災首義之力也其人又相與言曰河決可塞而來者未可卜也曲防可潰而人力其可復也率可以稽舊典而義可以激流俗也丐文刻石以遺後來同新民

百世之福也

南皮縣濬川記劉沂撰其略曰

皇元以水利途民生都水司官於是乎設歲以御河清民間供京畿至億萬計今之御河源通漳水東迤北流經景陵滄等州地而入于海南皮滄之屬邑也與景之吳橋東光接境河水至是勢益大夏秋霖

兩堤岸決斷其害愈劇不決於陵則決於界無成無
之邑東北去二十四五里有郎兒口遇河水泛漲有文
所衝口之北率皆長蘆萬戶府屯地奉定初彼欲
專其利以力塞之隨遣邑民墊溺之患兩掌邑政者
上陳利害奉都省移檄部屬遂命疏通使各安其業
與冊具載可考迨至元五年經涉十有六載未嘗有
易也或率謂河水決陵之界直趨河口險屯田者謂
歲月流而無宿弊邑不患浸塞之時懷來王公若美
適尹是戶極言其弊奉旨檄體前議以行民始不波
其守公既解家遷任是邑首政暇輿念及此僉曰河
口水之所經或塞或決終無一定之規簿書僅存恐
在經文異日後為民害何若對之貞珉以示無窮使
後世鑒水害之有常

然知後不亦

通濟河碑楊文貞士奇撰其略曰

南去通州二百里楊村驛之北河屢決河仰受北河
湯河潞河諸水下台直沽南來之水入海凡齊魯汴
蜀湘漢江廣閩浙之賦運及海內海外朝覲貢獻之
上于北京者皆道此以達所係之重也其水之失性
也自洪武之季至今四五十年之間屢決屢築築已
復決智禪力疲公私患之

皇上嗣大統之明年秋有司以決聞請如故事可之三年
春復決

上以命太監阮安安受命行還奏水當順其勢道之全
逆之使紅廟勢不得達故決宜取徑道改鑿使其順
下臣視河西務徑行二十里許可鑿引用萬五千人
一月庶幾可以免決遂以圖進

上遂以命武進伯朱冕發卒少保工部尚書吳中發民如
所計之數誅日興役以安董之如期竣事遂因其故
道河下趨焉安行夾河築防既崇且厚伐木以擇之
植樹以固之革險爲夷事聞賜名通濟河少保吳

公屬記是役之成古者治水自京師始先所重也斯
河之重固以京師然昔者作之難而今之易何也非
奉命之臣其用心之誠與公者有異乎斯役也實
本於

皇上之善用人知之明任之專此功之所由成也自古英
君明主所以克與事功未有不由斯道謹因紀是後
遂推本作詩以頌

聖天子仁明之功

開會通河功成之碑楊



文郁撰其略曰

皇帝在位之十七年江南平薄海內外罔不臣順汶
合泗分流以達東阿乃置汶泗都漕運使司控引江
淮嶺海以供京師自東阿至臨清三百里舍舟而陸
車輪至御河徒民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六戶除租庸
調道經住平其間苦地勢卑下遇夏伏霖潦牛債糶
脫難阻萬狀或使驛旁午貢獻相望負戴底滯晦昧

呼警行居。雖然公私爲病爲日久矣。皇帝方圖收太平之功。士有出意見論利害者。咸得自劾。齊張縣尹韓仲暉。前太史邊源。相繼建言。汶水屬之御河北。陸運利相。十百特詔廷臣。求其策。未得要便。以仲暉源言爲然。遂以都漕運副使馬之貞。同源。按視之。貞等至。則循行地形。商度功用。參之衆議。圖上曲折。備言可開之狀。於是丞相和哥。合同僚數。奏且以圖進上。俞允賜中統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萬石。鹽五萬。勅以給傭。直備器用。徵傍近郡丁夫三萬。驛道斷。官忙達兒。禮部尚書張禮孫。兵部郎中李處。異泊之。貞源。同上。其役二十六年正月己亥。首事起。須城安山之西南。壽張西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達御河。共長二百五十餘里。以六月辛亥。決汲流。以趣之。仍起堰。帥以節高。洩完。隄防以備。盪救濱渠之民。喜見泛舟之役。於是須城。聊城。兩縣。各詣所治。致辭。宜紀成績。治渠使者。以爲請。序時。大駕臨幸。上都。

驛置以聞上詔翰林院爲運河命
曰且文其碑臣等乞賜名會通

安平鎮治水之碑徐文靖溥撰其略曰

安平鎮舊名張秋實運河要地也景泰間黃河支流
決鎮之沙灣壞運河

朝廷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有貞塞而隄之弘治六
年復決于下流十里許決水從之由東阿舊鹽河以
入于海厥後霖潦大溢廣至九十餘丈運河自東昌
而下卒多淤涸舟楫不通

今日

以爲憂既勅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又特

勅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工伯臣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
役與之共事時夏以半漕舟已集一經決口較力數
倍稍失手輒覆溺不可揀僉謂宜急先務乃於西岸
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由之次第皆濟及冬水
落乃爲塞決計規倣古法酌以時宜築東西二臺植

木爲表多施大索用船雜糞土石鑿而沈之壓以巨
埽囊土以實其罅役夫番代閱三晝夜弗息而決始
塞其外則斃石樹杙累築而固之又於其南爲石壩
以備宣節於上流爲黃陵固黃陵不塞則安平之功
亦不易保故二役並興而滿勢得急再塞再決再嘆
凶凶莫知所定迄八年之二月皆以成告易鎮名曰
安平又

勅建神祠以祈冥佑名曰顯惠命有司春林修祀事是役
也凡用夫四萬餘薪芻以束計者八十四萬五竹木
以根計者三萬七千麻錢以勸計者六十萬四千有
奇而黃陵之役不與焉比復

命下

上若曰河決旣塞越惟爾二三臣之勞爾與賜歲祿二十
四石爾銳加太保兼太子太傅歲增祿二百石爾大
夏陞左副都御史依院中分其役者山東左叅政
張縉擢通政司右通政仍治河防按察使事廖中爲

副使都指揮僉事丁全爲署都指揮同知暨文武官
進秩加位階者百數十人各有差旣又

勅臣薄爲文如功績歲月以詔來世臣謹按運河之利

國計所賴而貢賦商旅皆必由之所繫甚大一

洪濤弄壞于霖雨其爲患甚劇不二載間變波

平地化堦怨爲墟析昔之所難若甚易然亦獨何

聖天子致和遠順之功而外臣竭忠宣力之効天道應

而地靈効職有不期而合者也然防患固難保功

兼繼是後修堵補缺之責則有司存今官有禁

有專任方汲汲爲久遠計前日之功其可以勿

乎臣故敘事紀日俾刻金石如宋壘平壩故

明命且徵于有職者弘治十年十月初三日記

安平鎮減水壩記李少師東陽撰其略曰

弘治初河徙亦北分爲二支其一東下張秋貫天
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溢決其東岸

當記茲壩之成竊考之治水之虞疏與塞而已矣塞之說不見于經中古以降隄堰議起往往亦以為利利與害相值必較多寡以為重輕若驅役土石當木之怒費多而利寡此古人所深戒惟水勢未迫後患尚未形周思豫制以為之備則障之利亦不可誣况茲壩者勢若為障而實疏之去水之患以成其利暫勞而未逸費雖不能無而用則博矣揆之善善者水欠之善防者水溢之二者不亦兼而有之乎豈象財成書陳修和君出其令臣宣其力雖小大勞逸不同同是道也今

聖天子勤民思理重餽餉憫流弊宵衣而南顧者累歲非二三巨之賢其孰克副當決之未塞也水勢衝激深莫可測每一舟至百夫弗能勝則人船俱沒捲塌築堰垂成輒敗千金之費累日之功卒然失之若未始有者羣議喧闐皆欲棄而費終改而他圖蓋方禦患不暇而何豫備之有及臣職就工而地運順軌不逆

性以制物不後天以違時而又從容優裕以圖可久之利銷未然之患誠事會之不可失者也然則鑿柱輟之覆而思成功之難修廢補以斯不墜庸詎非有司者之責哉烏乎天下之事莫患乎可以爲而不爲彼官成之大交承之譏遠智餘力而莫爲蓋未有不貽後日之悔者獨水也哉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斯言也亦可以喻大矣唐韋丹築扞江隄實以疏濬詔刻碑紀功等在國史臣不文謹書此爲

明命復工始工乙卯春二月畢于夏四月凡用夫萬六千巨石一萬有奇擣者倍之巨木三千小者倍十而五鐵爲舳萬一千他物稱之

弘治十年十月初三日記

兗州金口堰記劉文和珙撰其略曰

遷距兗城東五里許以其障沂沁二水入金口腴西達濟寧會通河因號今名考之後魏及隋元以來皆

嘗修築以通漕運都之建不一一塘之興廢亦不一我
太宗文皇帝駐蹕北京復通漕運前此堰築以土每夏秋
之交波濤洶湧即圯無餘自永樂迄于成化雖致命
官修固卒能底定歲庚寅都太士李亨與張盛克謙
袞承是任毅然期必於成適久官亞卿喬公志弘催
督漕運克謙舉以白之志弘遂疏以聞上下公卿議
可而秋官亞卿王公宗貴繼至復注意提督獎勵又
得山東少參尹公朴之僉憲江公廷言相與雜持其
畫克謙結草廬堰側晨夕坐卧其中凡百區畫有方
興于成化七年九月訖於次年六月計堰東西長五
十大闊三丈六尺上闊二丈八尺湫口三尺取水之
消長時其啓閉橫巨石爲橋以便往來堰此復作分
水二鴈翅以殺水勢堰南北
跌水石直五尺橫四十七

兖州重修金口牖記



德智撰其略曰

元膺天命撫方夏東南去萬里貢觀四方尤繁重車
輓陸運民甚苦之至元中穿會通河引泗汶會漳以
達于幽山是天下利千轉輸四之源會要於究之東
門其東多大山水洿暴至漫為民患職水者訪其利
堤土以防其溢束石以洩其流其一洞歲久石摧有
學者曰一洞不足以吞吐今近北改作二洞以備涸
閉庶不害乃上聞入子可其議命下之日前延祐四
年都水太監滿闕分治山東經始於四年閏正月成
於三月

建都水分監記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于東阿之景德鎮
掌凡河渠備辦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
高平則水疾洩故為竭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
挽其舟之下謂之壩地 下通則水疾洩故防以節

之水溢則起懸版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擘筥置
官以司其飛輓啓閉之節而聽其飲訟焉雨潦停降
則命積土壞其奔鍾以備奔軼衝射水特涸則發洩
以導淤塞崩潰時而巡行周視以察其用命不用命
而賞罰之故監之貴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河南
張侯仲仁以歷佐詹事翰林太醫三院皆能其官且
明知河渠事選任都水丞冬十一月分司東阿詔
凡河渠之政毋襲故但私毋怛勢怛威惟宜適從敢
有撓法亂政雖天子使五品以上以名聞其下懲以
輕重論刑毋有所貸侯北自水濟渠南至河東極汶
水之源滯疏決防凡千九百餘所成底于理退即所
署治文書庫穴險陋吏側立無所爰告于衆曰余承
命來此惟恪恭是圖頑以丞丈之室制千里之政役
徒百下何所受職下官羣吏何所聽令鄉遠之老州
邑之長何所稟政荆揚益兗豫數千里供億之吏何
所視禁山戎鳥夷遐徼絕域朝貢之使何所為禮朝

丘重使何所止舍乃會財上庫協謀于吏攻石伐材
爲堂于故署之西編隅隩廓深周阿崇穹藻繪之麗
文不勝質几席之美物不踰軌左庖右庫整密峻完
前列吏舍于兩廂次樹沼魏曹殿三役之肆于重門
之內後置使客之館皆環拱內向有翼有嚴外臨方
池長堤隱虹又折而西達于大達高柳布陰周垣綠
城遠邇縱觀仰悻俯嘆其言曰惟侯明慎周敏惟公
周私故役大而民弗知功成而監益尊監益尊而政
益行斯河渠之利永世攸賴爰稽在昔自丞相忠武
王建議于江表初平之日少監馬之貞奏功于海內
一家之時自時厥後分治于茲者鮮不著勳焯勞載
于簡書而公署之役乃以待侯侯非樂侈其居禁其
名以誇其民之以正官守肅上下崇本而立政也誠
宜爲而不敢後惟國家一口不可去河渠之利河渠
之政一日不可授非其人若侯者其人矣是役也首
事于侯至之明年某月日卒事于至治元年某月日

合內外之屋餘八十楹是歲九月初揭後斯記

按此記曲盡今日建開設官治河之法見續文章

正宗內但泥誌圖誌俱未收故載之

以見元人開設之本意乃如此云

重修濟寧月河閘記廖恭敏莊撰其略曰

天順改元丁丑貴池孫公任由進士拜太官才平奉

命治水于濟寧濟寧天津在城二牌舊有月河距州治南

三里許上口東密連天井牌北對會通河一水縱橫

若卜字照建天雨潦溢潴滯南注其勢尤傾舟由滸

河而西者或至流覆週月河而上者歎於逆澗下口

去在城牌尤邇有閘頽於西岸啓而卅下又有衝激

之虞先是冬官主事朱豐陳公律斬陽陳公湊繼議

以下口舊閘移入百餘尺改上口於迤西餘七百武

棄會通河不對置兩口而梁於其上置閘於兩口之

下時水盈縮而閉縱之庶免前患議定以聞

詔許之工未舉孫公來代在官之料儲庫之積始率于尸
即冬記工于庚辰春舉正陶君昂輩咸願刻石紀成
大以天井在城二間前人爲之備矣月河上下二口
則水備自前迄今皆知其不便今二陳啓之孫公成
之歐陽子有云作者未始不欲長存而繼者常至於
怠廢使其繼者恒如作者之心則天下後世豈有道
哉

堰城堰記商學士輅撰

汶泗二水齊魯名川汶出濟南乘蕪縣泗出兗州泗
水縣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自古舟楫浮于汶者自
兗北而止浮于泗者自兗南而止元時南方貢賦之
來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至元二十
年始自濟寧開渠抵安民山引舟入濟寧陸行二百
里抵臨清入衛二十六年復自安民山開渠至臨清

乃於兗東築金口堰障泗水西南流由濟河注濟寧
兗北築堽城堰障汶水南流由洸河注濟寧注下流
又築戴村堰障之西南流南抵濟寧北抵臨清而汶
泗二水悉歸漕渠於是舟楫往來無阻因名之曰會
通河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無事漕運向之河堰廢捐殆盡
太宗文皇帝遷都下北爰命大臣視舊規築堽疏梁漕
運復通第堰皆土築外遇淋漓衝決水盡漕渠盡
泗隨築隨決歲以烈常民甚苦之成化庚寅工部尚
書郎張君克謙奉

命治河歷觀舊跡嘆曰清宋源疏漕渠此歲不可廢至若
壩堰以石易土可一勞永逸何乃因脩弗爲經久計
乎於是督夫採石首修金口堰不數月告成凡應用
之需以一歲楛木等費折納沛然有餘曰斯堰既修
堽城堰亦不可已方度材舉事遽以言者召還已而
巡撫都御史牟公從其成績極加嘆賞臚章奏保用

畢前功至則以堤城舊址河關沙深艱於用力乃相
西南八里許其地兩岸屹立根連河中堅不繫絡比
舊址隘三之一乃謂於此置堰事半於古功必倍之
遂擇癸巳九月望日興事委兗州府同知徐福陰陽
正術楊達耆民張倫許繼分領其役儲材聚料百需
咸備明年春三月命王淘沙鑿底石如掌平底之上
益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寸高十有一尺中置巨細石
莫秣木爲糜加灰以固之底廣二十五尺面用石板
甃二層廣一十七尺表一千二百尺開秋口七各廣
十尺高一尺漕木板啓閉遇山水泛漲啓板聽從
故道西流水退閉板障水南流以泄運河兩端爲逆
水鴈翅二各長四十二尺順水瀉翅二各長三十五
尺山窩分水五各廣二十三尺表一百三十一尺兩石
際連以鐵錠石上下護以鐵栓甃口上橫巨石或三
或四各長十餘尺河舊無梁民病涉堰成途通車輿
有元舊閘引沙入洗沈淤汶水不能入茲堰東置閘

爲二洞皆廣九尺高十一尺中爲分水一旁爲屬
二亦用板啓閉以候水之消漲漲則開板以泄其
消則啓板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石之兩旁仍甃石
高一十有八尺中實以土與地平俾水患不致南侵
光河免於淤澱之南新開河九里引汶水通汴河
口逼崖自顛至麓皆堅鑿石兩開始通肇工於九年
九月訖工於十年十一月是役所費較之金口不實
數倍而民勞擾者似前折納之外所增無幾蓋處置
得宜區畫有方所以謂漕運無窮之利者實在於此
都憲嘉其功之成命兗郡守錢源徵予以記往歲克
謙遂自東魯語及修堰之役予心善之及克謙再行
予實從吏及今結用有成可靳於石邪昔白公穿渠
民得其利歌曰衣食京師億萬口若克謙斯堰之築
漕河允賴公私兼濟觀白渠之利不亦尤大矣乎予
故備書其事爲記克謙名盛常之宜興人也天順
庚辰進士都水員外郎功名事業此其發軔云

堰城壩記萬學士安撰

元至元末以江南首賦未達於都始從郭都水議自濟寧逾安山至臨清開渠數百里引水入御河直抵通州時既即究東堰金口障泗水西南由濟河至濟寧以濟漕渠復即究北堰堰城障汶水俾南由洗河至濟寧合泗水以濟漕渠又於汶下流堰戴村障水俾西南流匯爲南旺湖分濟漕渠一注臨清一注濟寧終元之世公私漕販往來南北無阻者障二水濟之故也

國朝建都金陵漕運事寢所謂堰築崩壞淤塞殆盡未幾初徙都于燕貢賦悉由海運糧艘往往行淪及風濤特命平江伯恭襄陳公按視舊規修濟之漕運復通第諸堰以土爲之歲每隨築隨壞公私困弊迄今七十餘年未有能圖經久者成化庚寅今山東布政司參議直典張公盛以都水主事來沂厥事下車卽備訪故老

歷泉源堰壩悉得舊迹歎曰疏濬事不可緩至如修築何可苟也遂首復金口方謀以石易土爲經久計而衆輒紛紛沮撓甚至構禍於公公力持爲之數月工就衆論寢息且服公有定見繼欲後堰城冬官已撤公旋矣議者太息壬辰山東大饑節憲右渝公澤受

命鎮撫茲土觀公成蹟歎賞不已且廉公爲人力薦于朝俾仍治厥事明年公至首視堰城衆口沮撓之尤甚於金口之復公聞曰茲事奈何有不可爲第往往爲之者無術或驟陳迹故耳於是度舊堰西南八里許見其兩岸屹立根連堅石橫亘河中比舊址隘三之一公竒之曰此寔天造地設以貽今日者宜改置於此遂十日旋告貯財計工以明年春興作至期淘沙鑿石抵平自下而上甃石凡七級級每縮八寸高九尺下廣二丈五尺上縮一尋面用板石甃二層中置細石煮秣米和灰固之袤百有二十丈開秋口七各廣

丈許用板啓閉水以候水漲啓以聽從故道流退則閉以障之南清漕渠兩端順逆各鳩翅一中分水五各廣二丈三尺袤十有三丈兩石際聯以鐵錠石上下貫以鐵栓橫巨石於河口上各長丈許兩首與面甃石接爲輿梁人無病涉堰之南新開河十餘里隨地形深廣之引水東入沈河其河口逼崖自巔至麓皆堅石鑿之凡兩越月始通舊開水流多沙沙入沈沈汶不能入公於堰東南仍置閘爲二洞各廣九尺高丈餘中分水一傍鴈翅二亦用板啓閉水漲則閉以障其潦退則啓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兩旁甃石高丈餘中實以土與地平衍過水不得南侵沈河免致沙淤矣是役也自始事至訖工凡期歲又三越月其完固比金口加數倍焉遠近官民來觀者莫不爭羨曰前此未有能爲未久計若是者非惟省究費每歲勞費寔能開

國家漕運無窮利益然非非公篤於任人張公長於經畫

曷克臻此充州守荆丘錢君源乃狀始末來徵予記
予以年公明於知人可書張公建此佛績可書而錢
君不及人若可書遂次第書爲堽域堽記若夫工匠
役丁糧餉木石鐵灰秣米凡應下需費具悉碑陰茲
不後贊云成化十三年秋七月吉日
兗州府寧陽縣知縣沐陽王瑀立石

東泉亭記李主事承祖撰

鄒水王事江夏王君公大奉

上合總治泉源于東方凡在魯齊之境有泉水與漕河通
可以濟舟楫者則麗之歲中自東平濟寧北達于衛
南達于淮導汶泗諸泉而會焉分水濟淮皆其力也
究之寧陽舊爲分司間出而歸則於是居焉公大乃
卽廳事東徧結茅爲亭爲燕休之所而名之曰東泉
蓋不忘其所有事也公大始至據簿書考圖志周行
案視得泉源通塞之故親率屬吏而程其勞墜者以

濬湫者以滌蕪穢不治翦雜而此剔焉或種樹以固其趾或鑿石以補其闕而又裁去其無益而徒勞人者環數百里之地役夫幾萬人時其作息而收成功如是者二閱歲及代而還

朝有日矣承祖適過寧陽訪公大共坐亭中時甚暑久之清風入竹飒然拂几席顧野花的的含芳舒秀與小山間列於亭外於是公大出家釀洗觴對酌酒酣樂甚因謂公大君之莅茲土也以有事于東泉而遂以東泉名茲亭亭去泉頗遠初未嘗相接混混之勢不經於目泠泠之聲不入於耳就亭而索泉無有也而強以虛名委之無乃未可乎公大笑曰子謂吾亭之遠東泉邪抑東泉之不遠吾亭邪吾自蚤歲從事於學得之身而思見乎時今受

明天子之寵命有事於東風夜在公惟不稱任使是懼固嘗用其心於斯矣而怠心或乘焉則食其食而不事其事君子之所恥也故以東泉名吾亭不敢須臾忘

也漕事方殷而吾東泉沛然趣之同流共濟使
國用有賴而

明天

子少紆左顧之憂吾怡然在吾亭然後敢安耳水濶

泉竭匯衆而下一勺之益甚於千金則吾視吾亭豈
然不能安雖欲一日於是乎處不可得已然則吾東
亭於吾亭固吾志也而奚較乎吾亭之遠東泉否邪
承祖聞其言而誌之曰公大可謂盡心於其所有事
矣苟持是以往則他日所立可量也哉作東泉亭記
以告後
之君子

疏鑿泉林寺泉源記湯叅將節撰其略曰

距泗水邑東五十里許陪尾山之陽有廟曰仁濟廟
之西有寺曰泉林傍有泉曰珍珠曰趵突曰掬米洗
鉢曰響水曰紅石曰清泉曰湧珠其源皆出於山其
流環繞映帶寺之左右而西南經十橋橋之西復有

泉數十曰大石溝小石溝潘波黃陰趙家庄石泉珍珠東岩石縫西石縫二角溝等泉合流于泗會于曲阜之沂河轉于天井關會通河沿海運前總兵平江伯陳公瑄言于朝受

命工部主事顧大奇等徧歷山川疏濬泉源以通水利以濟漕運後以右通政王孜郎中史鑑主事侯暉等之正統己未所司請罷是舉上下泉源因以淤塞今以泉源利濟所資不可無官典其事乃請

正可

其奏於是主事能鍊轉弱等領

命來茲仍疏導之

邇來亢旱不雨河道將涸余親詣泰安州等處疏濬大小泉源逾泗水見于泉林之泉利人者廣縣是逆流不便者改之亂石者去之不通者濬之又博訪耆耆言是泉皆從石竇中出清澈無比汪洋不窮余聞而益喜泉之舊有名者勒珉紀之無名者立石表之復訪下邑之火區所得石河等泉一十三道無巨細皆爲開鑿以濟不通茲惟泉林乃衆山之情殊合

流以利長洪恐歲久泯於聞遂
書以議之時正結元九年八月

新建耐牢坡石閘記

大昕撰其略曰

齊寧州城西三十里許耐牢坡口者實西北分略之
會坡有堤綿數十里以防河決時嘗開通焉倘夫啓
開水勢散洩漕度愆期深為職守憂洪武二年申請
于山東行省注官分任其事南疏北導隄所罕處冬
十一月省檄下委昕相宜置閘以爲歲久計十二月
朔同寅知府余芳通判胡處謙集議率任城簿周允
暨提領郭祥至於河上視其舊口則上崩流悍不可
即功行視口之北幾一里許平衍水匯可立基焉乃
伐石轉木度工改作時木束暫止三年二月二日集
衆材合役丁夫土堤平水降八尺以爲基樹以棗栗
密如星布實以瓦甃迨若砥平然後鋪張木枋敷嵌
石板爰琢爰斲犬牙相入復固以灰膠闢以鐵錠混

然天成開門東西廣十六尺有五寸崇十尺一十百
北比東西廣加一尺焉開之北東向有牆縱二十二
尺西向牆縱一十五尺有奇開之南稱是翼如也所
以捍水之洄狀衝薄也兩門之中鑿渠五十下貫萬
年枋以立懸板復於開之南北決去壅土以殺悍湍
且濟州以轉折入開自茲啓閉有常府行如索三月
二十日告成訖功計興工至休役凡五十七日以工
計石工二十九人木工四人金工二人徒四百五十
人以材計木一千三百有三枋五十甃大小七百八
十有四錢錠一百每錠重六觔四兩鐵觔重三百五
十五木炭觔重一千五百四十二石灰觔重六千三
百四十一工之食粟八石零七升若錢粟則取給於官
餘悉因沂兗二州任城滕鄆諸縣地土所有規指給
用雖少勞於民而民樂於趨事不費於官而官亦易
以成功此大較也大聊雖董是役而主簿周允晨夕
陳力勤敏不怠其功其勞不可盡述也遂具載木

千石以垂

永久焉

重修洸河之記

洸河乃今汶水支流也名不載於傳記其源則出於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之陽折而之南達於會同溝運南北其利無窮會通之源洸也洸之源汝也時霖雨作泰岱萬壑奔瀆之間合注而之汶洪濤洶湧泥沙涸奔徑入于洸此洸所以淤填也至元六年監丞宋公濬自滎口至石刺洸之源雖通面其流猶梗公謂不疏其流源將安之又恐前功徒費後患復萌使會通之津從而墜也度自石刺至吳橋南王家道口淺溢者延袤五十六里百八十步呈準中書符下東平濟寧兼贊厥役自至正二年二月十八日落成於三

月十四日

會通河黃棟林新牖記苑

惟善撰其略曰

會通河導汶泗北絕齊合湖南復泗水故道入于河
自漳抵河不千里分流地峻故液不能負舟前後置
牖若沙河若谷亭者十三新店至師氏莊尤淺蒞每
潛船至此上下畢力終日叫號進寸退尺必資車於
陸運始達議立牖久不決都水監丞也先不華分治
東平之明年躬相地宜黃棟林適居二牖間遂即其
地建之經始至正改元春二月巳丑訖工於夏五月
辛酉又於東岸創河神祠西岸創公署署南為臺榜
曰還觀其上構亭以東與鄒嶧山對扁曰瞻嶧先是
民役於河凡大興作率不既屢為常制是役將興時
適荐饑公因預期遺塚二官李獻赴都稟命其得請
俾貧窶者得寬其身藉以有養及久來獲命不忍坐
視斯民餓且殍遂出公帑人貸錢二千緡約來春
入役還官無何糧亦至民爭趨令其軫民瘼如此

都水監廳事記宋

本撰其略曰

都水監丞張君子元致其長編八耳君之言曰吾職
右爲澤衡立制秩三品所以列朝著者有與宰有屬
有事功而廢置有沿革然設官四十一年事滋是者
無慮百餘人曾署老史日以亡簿書成界堂故日以
森爛有所徵考則茫然昧所嚮敢撮其事於指監始
以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完澤奏置於京師監少監丞
各二員歲以官一今史二奏差二塚蔡官二分監于
汴理決河又分溢壽張領會通河官屬如汴監皆歲
滿更易奉定二年改汴監爲行監設官於內監等大
曆二年能以事歸有司岸河郡邑守令結銜知河防
事而壽張監至今不廢此其沿革大都河道提舉司
官三幕官一通惠河神官二十又八會通河神官三
十又三此其屬通惠金水盧溝白溝御溝會通之諸
河李海周店七級阿城之諸牌以及都城內外百五

十六橋皇城西之稽水潭咸隸焉凡河若壩填淤淤
測以平而浚之師橋之木朽斃裂則加理水至則啓
閉以制其洄溢潭之水共向食金水入大內敢有淤
者莽衣者棄土石領甌其中騾馬牛往飲者皆執而
笞之或採木墊民田廬則受命往視而決其議禦其
患大率南至河東至淮西泊北盡燕晉朔漢水之取
皆歸之此其典掌至元二十九年鑿通會河縣京師
東北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以西轉而南會一畝
馬眼一泉繞北在蹇山後匯爲十里深求入西水門員
積水潭又東至月橋環大內之左與金水合南出東
水門又東至沁陽南會沽水入海凡二百里益京師
橋師舊皆木字如謂不可以久嘗奏命貽漸易以石
今神之石者以九橋之石者六十又九餘將次第及
之泰定元年七月八月積水潭之南岸以石表千二百五
十尺終以亦關雨溢浪不崩不淖以利往來至治
元年七月大霖一雨盧口決金山勢傾王城蒲築隄百

七十步崇四十尺水以不及天邑此其功嗚呼明
典掌建事功在位有事也若曹將之廢置條屬之衆
寡則亦當究知繼自是監者能
倦憊於此則無負於君子意矣

重修會源碑記揭

侯斯撰其略曰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張侯改作濟州會源碑成
明年春具功狀遺其屬主事部請文勒石惟我元受
命定鼎幽剗穿河渠以定溝洫乃改任成縣爲濟州
以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導泗汶以會其源置碑
以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埭于臨清地降
九十尺爲碑十六以達天津南至古頭地降百十有
六尺爲碑十又南入于河北至奉符爲碑一以節汶
水東至北京州爲碑一以節泗水而會源之碑制于
其中歲久政弛溝洫用弗時延祐六年冬詔以侯分
治東阿始脩後舊政明年冬行視濟州竣怒恨悍歲

以壞舟楫土崩石泐炭不可恃乃伐石轉木大改作焉明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甲戌朔侯勃至于河上率徒相宜導水東行塌其上下而竭其中以備乘村撤故障徙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爲基其下植巨栗如列星貫以長松實以白石繫亂其地無有所辨漏衡五十尺縱百六十尺八分其縱四爲門縱孫其南之三北之一以爲敵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衡二爲門容折其三以爲兩壙四分其容去其一以爲門崇廉其中而翼其外以附于防三分門縱門于北之二以爲門中夾樹石鑿以納懸板五分門崇去其一以爲擊常翼之外更爲石防以禦水之洩狀衝薄縱管二有三十尺爰琢爰斲犬牙相入直以白麻固以石膠磨礧剉硤闕以勁鐵厓削砥平混如天成冠以飛梁俱如川虹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訖功物侯至之明年凡河之溢者闕之壅者滌之決者塞之拔其藻若使舟無所碇禁其務牧使防有所固障其所而虞其

趾修其石之岩池穿漏者築其壞之疏惡者延袤廣
七百里防之外增爲長隄以開暴漲而河以安流漕
爲石竇以納積潦而瀕河三郡之民田比得耕種又
募民平馬蘭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銅其漬沙此自
臨清南至彭城東至於倍毛絕者通之鑿者斯之爲
杠九十有八爲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無不夷矣
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在三牖之署以嚴官守樹
河伯龍君祠八故都水少監馬之真兵部尚書李粵
魯赤中書勳事官忙速祠三以迎休報勞凡河之所
經命載水以待渴者種樹以待伏者遇流浮則男女
異塗之餓者爲粥以食之死而藏骸而活者數千
人是以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克果於茲役方世祖
皇帝時郡齊滿朝少監馬公之徒得以陳力載勞垂
功無窮惟茲勝地最要役最大馬氏之僕侯之功爲
最

人河南人

重濟會通河記趙

元進撰其略曰

至元二十六年前政開挑會通河道南自平徐中由
於濟北抵臨濟遠及千里各處修置障壩積水行舟
者運諸貨官站民船皆得通濟此河殊無上源必須
疏濬汶水來注于洗決引泗源西逾于兗南入于濟
達于任城合新河而流邇者山水泛漲上自堰城障
口下至石刺之磧蔓延一十八里河身反高於汶是
以水來淺淺幾不能接於漕運至元五年冬十月都
水監丞宋公韓伯頰不佞奉命分治會通河道巡行
間睹河水淺小曰上源壅塞之病也越明年春地洗
各處河身之淺五旬而工畢汶泗洗奔之水源源而
來漲平會通舟無淺灘之患公又見濟州會源石障
二壘中尖天井廣袤里餘停泊舟航扣次上下內常
儲水滿溢方許放漕餘障近年漸以淤澁澮水甚少
今後淘濬已深水常敏澁以寬漕轍夏四月公又巡

視會源所北原有濟河舊跡河身堪平水已絕流掩
去泥沙行三百餘步廣二丈五尺東連米市西接草
橋水勢分流舟航無
碍百姓大悅稱便

重修濟州任城東牓題名記俞

時中撰其略曰

至元二十年朝廷以淮海水運不通乃命前兵部尚
書李粵魯亦等調丁夫給庸糧自濟州任城委曲開
穿河渠道沈汶泗水由安民山至東阿三百餘里以
通轉漕然地勢有高下水流有緩急故不能無阻艱
之患二十一年有司創為石牓者八各置守卒春秋
觀水之漲落以時啓閉雖歲或亢陽而利足以濟舟
楫惟是任城縣東距師家庄六十里土壤疏惡霖
潦潰注承乏歲月至是始壞時都水少監分都水監
事石抹奉議聞之中書省易而新之不數月厥功告
成仍於其地之西偏修飾廳事以為使者往來休憩

之所公退因錄其同事者職役
姓氏俾刻諸石以告後之來者

改作東大埔記

泗別於滋陽通之汶支於泰符之堤城北會於任城
會通河受之昔汶不通洸國初歲丁巳嚴東平始於
汶水之陰堤城之左作一斗門竭汶水入洸至任城
益泗漕以餉宿斯成邊之衆且以漚濟充厩田汶由
是有南入泗淮之派至元二十年朝議以轉漕弗便
乃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以
入清濟故漕通江淮洋至東阿由東阿陸轉僅二百
里抵臨清下章御輪京師二十六年又自安民山穿
渠川至臨清引汶絕濟直衝津衛由是江淮之漕浮
汶西徑達臨清而商旅懋遷浮宦往來暨閩粵交廣
中楚川蜀航海諸番几貢篚之入莫不由是而達因
賜河名曰會通於是汶之利被南北矣始輔國直堤

咸西北隅作石斗門一後都水少監馬之真又於其
東作雙虹懸門牌虹相連屬分受汶水既又以虹石
水易圯廼改其西虹爲今牌制通謂之東牌謂輔國
所作斗門爲西牌後改作址高水不能入獨東牌受
水汶水盈縮不常歲常以秋分投丁夫採薪積沙於
二牌左絕汶作堰約汶水三之二入沈至春全竭餘
波以入霖潦時至慮其衝突則堅閉二牌不聽其入
水至徑壞堰而西循故道入海故汶之堰歲修延祐
五年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爲水所壞水退亂石
齟齬壅沙河底增高自是水歲溢爲害至元四年秋
七月大水清東牌突入沈河兩河罷其害而沈亦爲
沙所塞非復舊河矣初之真爲沙堰也有言作石堰
可歲省勞民之真曰漢曹參作與原山河石朋常爲
廉木所壞時復修之汶魯之大川底沙深闊若修石
堰須高水水平五尺方可行水少溢於平與無堰同河
底填高必益爲害竭力作成膠躋懸注傾敗可待晉

杜預作沙堰於宛陽場白水漑田閘剝補之雖屢矣
民終無水害固知川之不可塞也且曰後人勿聽浮
議妄興石堰重修埧城牌因自作記勒石至是果如
其言是年九月都水監馬元公來治會通河行視至
埧城曰光汶之交會通之喉襟埧壞河塞上源要害
後有先於此者乎於是用前監丞沈温公關為一大
牌之議以狀上中書即從其請明年二月延親為經
營檢度畫圖指示命守公令役於衆以舊址弊於屢
作改卜地於其東掘地友泉降汶河底四尺順水性
也棄其南北為尺百廣其東西為尺八十下於平地
為尺二十有二土木之工又入其下八尺上為石基
以承牌牌之崇於地平自基以上縮握地之深一尺
兩壁直南北為身皆長五十尺其兩壁兩翼為歷翅
皆長四十五尺其北渠折以東西各附於其旁亦長
四十五尺不為兩翼欽其前隘激水也前盡基肩岸
受水欲其前也後遜基八之一疊石為岸奉之出基

之南五尺長爲尺二十有五五分基之廣闊其中之
一爲明入明三分深之一爲金口廣尺深咫板十有
三方盈金口之廣長亘明入金口兩端各盡其深上
下以啓閉者十二其一不動爲闕其大石爲兩泉文
制其前卻新舊石長短厚薄各用有宜無尺才任締
樹之工鈿砌之密衆謂會通諸牌所未齊始又議濬
光河自堰城牌南下一十八里有奇塞尤甚濬皆深
五尺闊十尺其深又倍之旣得請以非時須後先牌
役焉從宜也人若撒壞堰之石以下汶河漲沙淤附
流諸濬以濟汶水不及濬流至任城皆滌源急務盡
議已竟而未他違者牌旣成衆請議其事于石屬筆
于予予復之曰古名川昔畢公馬公用之則爲轉
漕之益爲旣漕之利後人用之則有橫潰之憂有墊
溺之患亦性非異今昔益用之善不善也馬公旣善
用之又碑其言以示來者其慮後也深矣不有茲役
曷彰馬公之言乎旣不獲辭遂爲敘導汶始末會通

源委以見壘城障水利喉襟且表出
馬公之言以爲鑒公字仲彬唐古氏

濬光河記李

惟明撰略曰

洗河閱祀久漸堙平汶沙底平相較反崇汶三尺許
山水漲浚其流消涓幾不接會通汶歲築沙堰喝水
如洗堰畢決而洗自若所在淺溢漕事不愆至元四
年戊寅秋七月漲潰東牌牌司併上之分監遺壞寨
李讓相度截斗除雪山麓石刺餘十有八里堙淤爲
尤監丞馬兀承德爲覆實備關內監稟中書發奉符
汶上二縣夫六千餘濬之五年春朔牌未遑冬監丞
宋公伯顏不花文林分治會通役先上源迺榆豪寨
官岳聚統監夫千合二縣權輿於六年仲春望日底
闊五步上倍之深五尺濬如式未閱月工畢論者謂
壘壘沙致煙光河是得其一未知其二也近年泰山
徂徠等處故所謂山坡雜木怪草盤根之固土者今

昔壅焉熟地由霖雨時降山水漲逸衝突沙土萃漉
汶河年復者是以致汶沙其浩浩若彼而流因以淤
澱也設無壅城隍光自爾矣獨尤彼也隍司不知虞
止直以水之盈縮民之利害爲節而開閉之非知所
先務矣要之洗河旣肅宜令隍司嚴飾隍版謹杜壩
口絕塞沙源勿令流沙上浸入洗後撤掘石放沙底
流又隍口漲落扒去淤沙不使少停隍水益深俾洗
常受清水以輪注南北役隍似繁濬洗實簡此源潔
清而水益也不然以歲益無窮之汶沙注新肅有
累之洗河數年之中余恐淤澱有其於今日矣

黃良泉記頭

舉撰其略曰

東平景德鎮行司監承奉議大夫劉公來官之始凡
所轄夫處躬親閱視歲春首以巷里頗卑恐致坳累
慮瀆河水地有所以排決而入之者亦流尋源自北
而南過古仔國歷今昔橋涉泗汶台流之次渠幾一

舍而抵黃山之麓覽其土脈乎後造而前得泉沮
水而出可以灌溉者數八引澄於泥沙而命役夫鑿
爲溝港注之於一流甚順詢稱呼莫有知者以
是泉也出乎黃山其性甚良宜目之曰黃良泉時皇

慶元年

壬子

創建魚臺孟陽泊石牖記題

文昌撰其略曰

元定天下遐邇率賦江淮漕運商旅仕宦往來非舟
楫無以濟此會通河之所以作也比歲河功告成于
今年歲二十年歲月滋久霖潦浸淫岸移谷遷不無埋
塞都水監上下巡視求其利病以沛縣之金溝沽野
魚臺之孟陽泊沙深水淺地形峻急皆不能舟舟中
之人翔翔乎河上積塗泥截河如堰埭之狀既成而
爲水盪去官物往來必翻車頓河之民推之挽之者
不下十餘夫農動衆民恒苦之遂上其事於省有司

節事王潛臨視於其所訖會議立堰以積水立牌以
通舟楫橫長一十二丈中爲牌門外石內號高一丈
四尺其基縱廣八丈牌下廣五丈穀之如壘級
以及於上起於大德八年正月訖于五月

都水監創建穀亭石牌記周

汝霖撰其略曰

至順二年季夏會通河穀亭石牌成汝霖爲之詞曰
元定鼎幽薊航海泛江浮流入河職貢糧運供給京
師自東阿抵鹽清二百餘里舍舟載從陸車輓以進
御河每值夏秋霖雨泥淖馬蹇車借公私病之至元
二十六年朝廷用令史邊君同知馬公言開會通漕
河自安民山引汶沁洸等水爲之御河度其地勢穹
下前後建石牌三十餘座以制蓄洩四十年于茲惟
棗林至孟陽泊七十餘里湍激迅激沙土遺施牌再
啓輪舟方一游嘉議大夫都水虞公因壞寨楊温等
議宜於穀亭北郵傳西創建石牌匯黃良艾河等泉

以厚水勢上之省望允其

議始歲二月訖功六月

勅修河道功完之碑徐武功有貞撰其略曰

惟景泰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

天子以河決少澤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

于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命以臣有貞應

詔乃錫 厘壽命之行

天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之決于今七年東方之民厄于

昏墊勞于堦筮靡有寧居既坐遣治而弗即功轉漕

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治欽哉

臣有貞祗承 惟謹既至乃奉揚

明命戒完飾上漁用士梁咨詢策率與厥事已乃周大

巡行自北東徂南西踰灣汝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濶

濶以還既究厥源因度地行水乃上陳示

天子曰臣聞月平水土其要在得云時地利人事而已天

時既經地利既綿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也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隘而之夷曠其勢既肆又由豫而充土益疏水益肆而淤漭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決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沒隄以潰渠以淤淤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者然欲驟而壅焉則不可今欲採之請先疏其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困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

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牘疏水之渠起張秋今隄之首四南行九里而至于濉陽之濬又九里而至于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于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于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于李韓之涯由李韓而上又二十里而至于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渚之潭乃踰

范蠡後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
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過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
既成名其渠曰廣濟神曰通源渠有分合而神有上
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則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
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
之涸阿西野東曹南鄆北沮如而資漕既者爲牙百
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真知事可集乃參綜
古法釋其善而爲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建以
水門其下練以虹隄堰之架濬截流柵木絡竹實之
石而鑿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
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澶灤之流而納諸澤遂漕
漕渠由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干
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牖于東昌之龍灣
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淺之皆通古
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
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謂

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
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獨潁河州
縣之民馬役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經民力
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
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
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爲勛十有二萬餘
三千緡百八釜二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荆倍之茅
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糧于官
以石計僅五萬而止自始告祭興工至于工畢凡五
百五十有五日是治水官佐咸以爲茲地當兩京
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爲患
孰大焉夫向之渠以溉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
而工皆累年費者鉅億若武之執于不以溉不以漕
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弊至平勞萬乘投壁
馬顧冲祗而後已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漕爲
以漕焉無弗可者是以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矣厚

矣其可以無紀述於末世臣有貞曰凡成功惟我

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克効不奪浮議非

大子之至明孰恃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重役非

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之於臣職惟弗稱是懼則敢食

天之功惟夫

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嘗備員翰林國

史身親承之不可以嫌撥乃拜手稽首而進之文曰

皇英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佑既茂而覽百壽以蒙

見沫日中陽九百六數下厥翰龍地起陸水失其行

河決東平清渠以傾否泰相乘運維中興殷憂迺敷

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可弗圖國之孔亟朕行七易曾靡

底績王會在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以其幹濟其為

予治去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為朕行便宜是經臣拜

受命朝嚴之儼將事惟敬載驅載詢載謀載度以為

乃分厥勢乃隄厥凌乃疏厥滯分者既順是者既定

疏者既滯乃作水門健制其根河防永存有埒如龍

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從水利斯通水道斯固
以漕以首以莫不用邦計維重惟

天子明乎畿鼎行功是用成惟

天子仁加惠東民民用是宰臣拜稽首

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

實勒茲直石昭示無極

治水功成題名記徐武功有貞撰有略曰

有貞之治水于山東而作沙灣等處之河防也承

命丁景泰癸酉之冬經始于甲戌之春施功于乙亥之夏

而告成之秋

上詔見奉天門嘉勞焉因命之居京營臺事丙子春有貞

請勅載至乃擴前功益爲大水之備時方饑乾糶

莫喻其意頗以爲過防及秋而大水洊至泗汶淇衛

河沁一時俱溢環東兗之間若海之浸者三月遠冬

始平運河南北千餘里故隄高岸之缺而不完者無

慮百數十所而沙灣之正隄大堰獨巋然而存巖然
而安其旁近之域郭田疇皆恃焉而免墊沒之患以
水之來有所扞而去有所洩也於是東充之軍民耆
老合辭以請今茲之水蓋洪武以來所未嘗有而董
董之人所未嘗見也今隄與堰爲之保障非牌與渠
爲之排解吾田吾產其池潢矣吾董吾倪其魚鼈矣
然木之衰不測今茲之盜以龍灣六牌戾之而猶未
盡也故感應祠之缺隄又須公爲之採築焉而益
爲之防焉有貞曰唯唯月中旣築感應祠之缺而作
堰月之隄蒼甲之堰比沙灣水門大堰差小而場法
略每徙行度東昌龍灣六牌之上官窯之口置牌一
穿新渠而屬之東平戴廟之津置牌一疏古河而屬
之大清并前六牌爲八而皆注之海焉乃採禹之遺
秘本星土經緯之理鑄玄金而作法象之器建之隄
表大河感應二祠之中以爲德父之鏡董董人事符
天造物宜垂神其道並行也旣訖正有貞將歸於

千廟而從事諸賢亦合辭請題其名有貞乃言曰於
乎是惟吾

君之德與諸大夫士之力耳有貞其何敢當此且夫治水
固聖人事也次則賢者能之如有貞又何足以與此
雖然有貞聞之十以天下爲心則天下事皆吾分內
事也矧臣幹君事視子幹父事而加重吾徒而弗盡
其心烏乎可大禹聖者也而於治水必胼手而胝足
吾徒而弗盡其力烏乎可夫水之大而爲中國患者
莫如河自禹而下世之治河者非一然可法者少而
可戒者多也其不能成事者不必道就其成事者而
論之如戰國之白圭漢之于延世王景元之賈魯圭
之治河無所及見然觀其以鄰國爲壑則悻甚矣延
世之治河無所節宣而徒亟塞其決雖以此取侯封
而不足善也至如魯之治河見於歐陽玄之記者亦
皆塞之之且物無得手行水之法矧其當世季民窮
之時而興十七萬衆之役又無撫用之仁卒之爲元

召亂是又可以爲戒者惟景之鳩流分水頗得古法而孝明之治有惠於民故能保其成功而終漢世無河患方之於此彼其待善乎有真雖不敏也乃所願則上法大禹下取仲章而爲之不敏不盡其心力洪惟

聖明聽納臣言而大發瀕河之民與之休息此吾與二三子之幸以有成功也是不可不知皆應曰然遂題諸從事及諸大夫士之名于石而記之將俾後世之當治河之任者知所法戒云爾

沛縣新設飛雲牓記張

擘撰其略曰

漕運之濫古未有也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而三代之輪不過九州之方物管子所言粟行五百之類而春秋之漕不過一時之稅卒自秦隴侯置守使天下飛鳥輓粟於琅琊負海之郡以貯北河之金

自國家遷都十燕太倉益青長府益兗皆以漕運而
致其食貨之入孰非舟楫之所載乎由京師而南舳
櫓相銜維繫相結凡數千里不絕其舟楫之來孰非
河渠之所浮乎地勢墜汗望若階級道隔蓄水洩後
盈焉其河之通孰非源泉之所濟乎泉多見于齊魯
之地其發甚微其流甚迂微則易埋迂則易竭夫使
其滔滔汨汨出而無窮者又孰非人力所以濬而導
之乎工部所掌水利其一 朝廷特設主事一人分
之三歲始去成化十六年予同年洛陽喬君廷儀奉
命以往嘗歲之春泉脈初動廷儀輒率官吏召卒徒出而
從事畚鍤所施濬導如法動輒之稱徹於中朝顧所
至露坐無以爲風日之庇乃使人伐山六穴第宗寺
泉上曰吾將於是督役而觀夫泉之行也因以概泉
名之廷儀以泉爲職方其從事於斯立曠野入重山
險澗幽邃皆有足蹟可謂天下之至勞而何有於樂
雖然及功之將畢視其溢然而出沛然而行齊平河

錫而浮乎亦楫載乎食貨以給乎國用當足時有
志於世務者亦可謂天下之全樂而遂忘其勞矣故
泉一內沖滿而無惡觀之者樂其適乎已發洩而有
用觀者樂其適乎已者小利乎世者大然則泉也人
也聲焉此乎焉彼乎初廷儀受代為其友徐君仲山
今廷儀且滿任而聞黃君世用將往代之夫亭石與
書而泉則重事也以三君之
相繼放敘其功而整其成焉

中書右丞相領治都水監政績神歐陽文公玄撰其略

曰

中書右丞相定伯公自居平章首聯既而陸左相又
厚右相被命領都水監事至正癸巳之正月迄今數
年之中濬治舊規抑塞新弊水政大修實佐一日具
其實蹟請于翰林歐陽文公其事一石以貽永文曰

國家之置都木也始於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完澤實偪其端當時若相慮周制密導昌平白河之水西流循西山之楚會馬服等諸水灌爲七里溝東流入自城西水門匯積水潭又東並官橋環大內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出自城東水門又沿河之陽南合白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二百里是爲通惠河置碑二十有四跨諸牌之上通京師內外經行之道置橋百五十有六乃按運糧提舉司車戶千四百五十一有六隸監專治其事牌與橋初置以木仁宗皇帝延祐中易木以石次第而械之命牌戶學爲石工以至取木鍛鐵煉堊皆習其技歲械一牌工與費若干有司會其几而籍之歲以爲常約歲若干諸牌皆石一切工役取具牌石不擾而集近年有司擅以牌戶俸配各驛以給驛置至元延祐以來良法美意日就蠹壞今右丞相以聞有旨復還者若干戶餘州縣之役賦者悉禁絕之故得水利不墮漕法不滯且通惠

河之新入海也。衛漳貫之，遡漳西南，步瀛博之野，南至臨清，望邑之壩，過壩而南，為會通河。蓋豫兗青徐四州境上之水，入河絕淮，至大江而止。二河相通，其為水可濟矣。有若京城西之金口，下視都邑水勢，每歲一城尤之，漏則橫潰，莫制守隄，吏與牖戶盡喪。分若身視不贖，則借兵士於樞密，所係九重故水，既之修，勝戶之復，丞相有功於斯，其大可無紀述乎？玄圃具言乃公古而故，今木在唐虞為澤，虞在成周為川，黃初西漢太常大司農少府內史王爵都尉皆置都下，長丞丞丞帝置水衡都尉，成帝置左右都水使者。東漢改置河堤，謂者晉改都水臺，又置前後左右中五水衡，以五使者領之。劉宋置水衡令，蕭梁改為大舟，舟字文周置都水，中大夫隋置都水臺使者，尋復置少監，沿革不一。武稱都水，或稱司津監，武稱水衡監，或置使者，武置都尉，趙宋為都水監，置判監同判及丞主簿等員。大抵掌川澤津梁渠堰陂池之

政兼總舟航梓符之算就司其征以克用故漢太常
諸卿各有水衡蓋征其入給俸祿所稱水衡錢是也
聖代捐厚費以利天下而秋毫不征其資視都水有
不可同年而語者且歷代建都秦漢唐都雍州阻關
陝之險漕運極艱用水極少其後有都洛陽大梁亦
不過漕洛入汴滄汝蔡入淮而已我元東至于海西
暨于河南蓋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以上皆為國用
水政之重可不以重臣領之乎昔者舜舉禹治水土
益治川澤重臣之典水政唐虞以來之遺意也玄職
在太史紀載為宜右丞相康里氏定住其名乃相乃
父三世宿衛建事列聖篤於忠貞數從王師多種功
伐有陰德餘慶施於後人丞相揚歷臺閣三十餘年
清慎如一熟知國家典章及居台憲不置領浮坐矣
大政不徵辭色百度自負有古太

河防記歐陽文公玄撰其畧曰

至正四年夏五月天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漲水平地
深二尺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堤並河熟已
濟寧單州虛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禁止武城
以至曹州東門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
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
將壞兩漕司鹽場妨國計甚重朝廷患之遣使隨皇
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九年冬脫脫既復為丞相
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群臣議廷中而言人
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為山東
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
後又為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為圖以定
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積潰其用功省一議
躡塞並來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至是
復以二策對脫脫聽其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
其十一月初四日下詔中外命魯以工部尚書
為總治河隄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大梁大名十

有三路民十五萬大廣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
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稟節度使臣與孫是月
二十二日鳩工七月既竣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州
城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婦諸堤成河乃復故道
東匯于淮又東入於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選
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
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製答剌罕之號特命翰林
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文既爲河
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鎮國記河渠溝洫僅載治
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乃從亦
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蹟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
世懼河患者按而治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
有塞三者異焉濬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
淤因而深之爲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
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裁水河生地
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平高

者平之以遇旱高卑加就則高不壅卑不滯電夫壅
生漬豬生堰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雖受
承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關之廣雖爲岸岸善崩故廣
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聚尖
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糊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
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護水隄有石船隄治壩
一也有岸壩水壩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壩其爲壩臺
及椎卷牽制種種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
用綫用繩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
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
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
道之濶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功用之次序而就述
於其下焉其法以竹絡貫以小石每壩不等以蒲葦
綿腰索徑寸許者縱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
步又以埽壩索樹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衝
鋪之相間復以竹葉秫藁大絆長三百尺者爲管心

索流繫繩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汲千束多至萬餘
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囊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
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木上二人立其上而號於衆果
舉力舉月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
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夫索或五為腰索轉致
河濱選徒下操管心索順埽壘立踏或樹之立種鐵
樹大墩之上以漸縫之丁水埽後掘地為溝管心
索渠中以數草厚覆集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
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為埽臺務使牽
制上下鎮密堅壯互為持角埽不動搖日以繼之積
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
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
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
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搭就丁竹絡上大竹腰索繫
於橋上東西兩埽及其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為
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

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維朋其餘管心索之剛
候滯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繩掛隨以管心尺索
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備或大椿皮而繫之河首
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脩成堤又以龍
尾大埽密掛於護堤大椿分折木勢其堤長二百七
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
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堤高廣不等長
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
十一步築岸上土堤西北起東西故堤東南至河口
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尚大
有五尺接修入水流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築厚薄
隨宜於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堤去
唯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治修埽堤
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與刺水二堤
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丈堤長二百八十步北
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兩至澤廢

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頭至
水面高丈有五尺水而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
丈並紉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蘇河大隄西抵西刺
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六隄
通長二里四十步修黃陵南洋長九里百六十步內
湖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
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起
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
刺水及蘇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方未足恃決河勢
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
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泗淤
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於
故河前功遂築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
乙巳癸丑並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塊或
長捲用大麻索竹紉絞縛編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
組將船身緣繞上下令半一不可破乃以鐵橫於上流

礮之水中又以竹担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墩上
每墩或礮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泥
射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罽密布合于板上或
三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復縛橫木三道於頂視
皆以索結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
餘名曰水簾挽復以木槽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
工便挽者每船各二名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提鼓
為號鼓鳴一時齊鑿酒更舟穴水入舟沉過夾河水
怒益故河水暴增即重樹木簾今後復布小塔土牛
白圍長稍雜以草上等物隨宜隨條以護之右船下
詰膏地基趾漸高復卷大壩以厭之單船勢定每用
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其勞無
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壩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
壩置俗繫纜四壩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
中流不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
距此岸纒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湍淺

巨測於是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
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功尤艱薄龍口壺歷猛疾勢
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栗衆議騰沸以
爲難合然勢不容已衆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
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止懇下衆皆感激赴工
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夾河絕流故道復通
又於隄前通捲攔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
出入官心大索繫前埽礎後開頭埽之後後埽皆心
大索亦繫小埽礎前攔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
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蘭土牛
相絆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
堤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河道成隄用
農家塲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蘆前埽
之旁每一止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
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插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
潦水冬春澇薄不得隄崩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

院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至水西高丈有
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至
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
丈仍泊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二十步南岸護岸
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坊高廣不
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
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
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甲二百步稍
岡至揚山縣增倍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
哈只口合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築缺口一百七處
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隄
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凡椿木大
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六百六十帶柳連根株者三
千六百葉草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
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葉席十有七萬二千小
石二十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

二十鐵纜三百三十有二鐵鎖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計者下有玉萬礮石三千塊鐵網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機椽木麥枋扶棹鐵紐鐵平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楫等工鐵石竹小繩索等匠傭費兼以和買民地爲河井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木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能押水水煮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如硤然維恃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祛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其勞不恤其議爲國採民營能竭其心惠皆計之功業其精神膽氣之壯不虛勸梓不異議評

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
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

汲水新渠記陳

師道撰其略曰

汲自于蕭其闕如決水經渭河至棗也陽黃海渠出焉
渠下陽武其下爲沙蒸水是也其出也陰清至渡儀
其下爲澗別爲汲汲至棠別爲澗餘以流於睢陽東
歷彭城入于泗注鴻溝官渡皆澗所流與渠一也禹
濬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絕澗入焉即棠水
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汴水又有其蕩而受滎棠
有獲水首受澗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
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
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惠成王入河于甫
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
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蓋爲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
滎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陳之川滎也堯之川河

汴則河南無濟矣其爲莫蕩受濟禹塞蔡澤而用河
者皆失之漢志莫蕩無出山後無始蓋略之也余謂
與經合而蔡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梁汴爲二而蔡有
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說誕無據叙渠源或
河或汴或河汴合其說不一次其所以引經紛錯悖矣
而志亦闕略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
入于汴灌注充豫末平中雩汴自蔡陽別而東北至
于乘入于海而河復淤是故漕在新渠之南經所謂
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汶之舊導河入汴
大業初合河索爲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
涸今始東都受退水爲吳河於畿爲白溝於宋爲長
沙於單爲石梁於徐爲汴而單濟之流千里四來而
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舊故
射廂之圍城小不足居民又別肆於河外每水至南
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徙民以爲病
紹興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悖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

爲大渠合下東河以導滯而接溺既月而成邑人欲
紀於石以爲余渠之興作有述其效在今此邑人之
欲書也

徐州洪興造記彭文憲時撰其畧曰

徐州古彭城其地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而汴泗注
其中自城東北隅合流越東南至石閘以大方言石
阻河流爲洪故舊名其處曰百步洪洪石壩巖巖峭厲
呈列茶布當水勢之所衝激其聲崩騰喧喧極雷霆轟
而虎兕鬪舟人至此莫不心駭目眩相與禱禱戒力
而後敢過倘一失平則舟觸隄石應聲破損其險且
不測如此自

國家肇建北京以來東南漕運利害所關尤大乃命
工部三歲一分官蒞焉成化三年丁亥工部主事郭
騰霄知歲補蒞岸勞費無益欲加改作爲經久計遂

以請干

上祿可因揭跋告勸見中外又武官及四方商旅往來者咸樂出錢以助經始於成化四年正月訖明年冬十月以成惟是洪之險開天下久矣類以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改即天職事理者亦復聽其自然不以介奇騰霄獨能銳然興事以十數月之勤勞辛夷備三不測之險為萬世無窮之利使元居官任職者事事咸若此天下豈有遺利哉騰霄名昇其老本蘇州崑山人

重修徐州洪記饒主事泗撰其畧曰

徐州洪舊名百步最為險要成化癸卯甲辰自春夏而秋亢陽少雨洪流不絕者一昧或祀濟亂石中川泄而下舟楫上下惟艱是年秋暮工伐石於山八月戊寅鑿石作隄工未竟工部左侍郎杜公藩之嚮

茶坡河將大衆相河身之生地因其直而鑿之俾就
故道至乙巳三月畢工再兩越月石隄始成長通八
千丈濶計三丈許自是減洪夫歲辦草束三分之一
下洪障水舊用草壩上覆以土更砌以石延袤一百
餘丈廣一百一十五天隄中流水洞出露若大花小
花鴨子棺材諸石凡傷舟者漸次鑿去計三十餘處

重修徐州洪題名記薛尚書遂撰其畧曰

徐州之東亂石巖巖而阨乎河流有起而高聳者有
伏而森列者是爲徐州洪舊名百步奔流迅急震蕩
洶湧舟之下者一或觸之則舟覆沒而人不免於漂
溺沂沂而上挽舟之人非有強力及熟知水道者主
持亦幾不免然洪有裏外之別裏洪舊渠兩畔隄石
崎嶇負纜之人恒難於行前此主洪者每積草蘆上
平之水漲衝激隨復補葺工料費以鉅萬民始病焉
成化三年工部主事潁川郭君昇提督是洪慨然有

平治之志遂達於總督諸公及詢諸識者食以爲可
乃成化四年正月始募工鑿治俗所謂翻舟等石悉
去無遺渠兩傍之隄成壘以石西隄延袤凡爲丈三
百殺其一焉崇凡一丈廣五倍之隄傍各樹以柳深
盛夏人有所依五年冬畢功若及期當代沐人以外
洪未修懇詞留之六年春復勸募召匠修治 秀王
之國憫其勞費賜白金助之七年六月告成隄長凡
爲七一百三十崇廣如裏洪焉水道闊凡十丈深半
之其所經費比裏洪減十之四君念兩洪之成
工費實資官民商賈之助因鑿石題名請予記

重修徐州百步洪記商少師輅撰其畧曰

徐州城東南百步洪勢極險峻舟行難於上下外洪
大石百餘如獸蹲狀人呼爲翻船石裏洪塌下數灣
曲屈如之玄字每歲官民船經過損以百數甚者舟
人亦往往覆溺東西兩岸牽路低隘稍遇水漲遂至

漲漫無路可尋水退則土去石出礙礙若何賴於少
屨官府修治費財勞人僅便目前水至則前功盡壞
自末樂通漕以來迄無經久之利成化丁亥冬官主
事郭昇奉

命

字洪銳者修治請于

朝及部堂并總漕都憲咸以爲

然於是募工墾去外洪翻船諸石補平裏洪墾下數
萬東西兩岸并牽路各用石板墊砌扣以鐵錠灌以
石灰兩岸各植柳瀆井以蔭濟行者凡有礙於洪道
有益於漕運重修增處皆煥然一新始於成化戊子
春正月落成於明年冬十月郭君先在臨清二載督
造渡船七百餘隻改修南板等
關挑濬觀音嘴等河至今利賴之

呂梁洪修造記李東陽撰其畧曰

徐州有二洪一以州名一以山名曰呂梁呂梁之屬
洪有二上下相距可十里蓋河之下流於濟水會于

條以達于淮

國家定都北方東南漕運歲百萬餘艘使船來往無
虛日民船買艚多不可稽數率此焉道此其喉襟最
要地也洪石偉惡庶利虎距紉摧陽搯陰翹中僅可
下上水勢為所束不得肆則急為飛流怒為奔湍哮
吼喧闐巨纓弦引進不得尺寸乘流而放管掠驛送
迅不復措手其轄如此鉛山費君仲玉以工部主事
督水利于徐循行洪北見其支流水所洩處舊闕以
東築木至則蕩為河梗以去會州將所具築歲至二
十五萬以錢輔者加十有三八自諸部長及總漕都
御史張公璣平江伯陳公銳聚徒給糜餐塊石填壞
土疊為長隄百六十又五丈而崇不過五尺水小則
迫之歸洪河用不濶大則縱之使漫流其上又於隄
西築壩三十餘丈以殺湍悍而隄得以不齧又關於
隄叢石間民困牽輓足下能移步乃畚尾驟實其窪
隙外以石甃之為大四百二十有奇又東則壅為長

衡而行者亦因以爲利呂梁之險歷數千萬年而十
去五六君於是有奇績焉初君自成化庚子統三年
而成西堤任滿當代氏交
章借君又二年而東陔成

呂梁神廟記趙

孟頫撰其畧曰

徐州之水合於呂梁洪而入於淮近世乃兼受河之
下流徐州之山自西南來亂流而東復起爲岡巒累
累然相系不絕水中橫石數百步其巖十倍其上下
如縱得十之二三高出於水上者錯錯然象人齒牙
水勢少殺則壅急尤甚舟行至此百篙支拄負纜之
夫流汗至地進以尺寸許其難也乃幾登天舟中之
人常號呼假助於神明有尤泥一天下凡東南貢賦
之輸皆引道至此故舟至益多日百千萬艘有廟在
洪之西堞所祀二神一爲漢壽亭侯關公公事漢昭
烈昭烈嘗爲徐州牧一爲唐鄂國公於暹公相傳公

治水呂梁徐州蓋有二公之遺跡先王禮能禦大災
擇大志則祀之如二公者蓋庶幾其人始作廟者蓋
恩恩下邳人嘗為驛官毋被召數往來洪
上恩德石徵千文皇慶二年十月十七日

甬修呂梁下洪故道記徐學士增其畧曰

惟我

太宗皇帝命平江侯陳恭襄公總督漕運開清江臨清等
河既徐州呂梁二洪以達于都民至今賴之惟

皇上嗣有令緒惟時掌呂梁洪工部主事王民望以前刑部
中郭騰霄奏請下洪自恭襄既修歲久水道變遷自
東折而西復西折而東勢如關守水溢則湍悍莫挽
涸則淤激不利於轉往來病為顧東涯古有裏洪鑿
之木就往昔淤塞今微衝開若用功修之水道宜通
上洪實為經久之利事下未舉督漕平江伯陳公都
憲李公會代郎中潘克寬議協興工運思指示群工

玉作其石如狼牙文者斷之如牛飲下者戴之如龜背露者夷之淵然魚鱗之宮則室之深不隘澆不膠颺而平矢而棘兩涯通砌周道坦然而外洪則固防之厥功惟休于葺遂亦固以及襄公不有補哉經始於成化十五年三月朔記工五月望費出於儲遂天妃廟于洪口祈靈祐也徙居民廬于山河防蕩析也官廳左右增翼以房房之西後附以庫置閘官之居修人夫之厥挽道有陷者平以石襄洪之東涯亦照以夫厥以便召趨于茲又葺而嘉蹟之整鑿若此克寬名洪廣州人天順丁丑進士由趙州知州民望名儼奉容人成化己丑進士由職方主事改克寬以民望建茲嘉蹟宜刻石以昭末世乃屬文馬記成化十

六年九

月吉日

平應通利王碑記都

士周撰其略曰

御河者古末濟渠也按史隋煬帝大業四年春正月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末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七年春二月帝御龍舟渡河可入末濟渠夏四月至臨朔宮今名御河蓋更之也國朝以燕為大部自江南平定又開會通河至臨清北橫截而去於此後南方諸國貢賦殊無壅滯數道錢糧悉達于京師瀕河上下津渡處多有宇應通利王之祠土人祭之甚嚴館陶縣西約二里許故陵上舊廟其所從來遠矣故行軍千戶濮州太守諱暹於庚子年間為館陶令即於故址剏起至元己巳燬然一新

勅賜靈慈官碑楊文貞士奇撰其畧曰

宋樂初平江伯陳公瑄奏

命率舟師逆舟運北京然道險所致無幾乃決濟寧臨濟之河大運北京以便饋運歲發數千艘每春水解則首尾相御而進河狹且淺一雨輒溢雨止復竭

加以洪杆之製且險者精不戒非要則緊時平江公
仍奉

命督饒逆既然念曰凡大山長川皆有主宰之神能
寧神則受福往年吾董漚遇九海道神祠吾過之必
端端持敬如神之臨乎前問遇風濤及魚龍巨怪有
作輒扣神祐靡不應響今茲神祠未建非關典與遂
作祠於淮之清江浦以祀天妃之神蓋公素所持敬
者凡淮人及四方公私之人有祈於祠下亦皆響應
守臣以聞

賜祠額曰靈慈宮

命有司歲有春秋祭祀於是普濟運參將都指揮金
事湯公節請書慶之石蓋世俗所傳神寧遠事遠不
可管惟神者天之所命固以利物爲心也神斯無不
在誠斯無不格誠神乎而福澤降自然之理遂爲畫
作官所自

錄 某年、月 日

皇帝遣清運總兵官致祭于

天妃之神曰惟

神若靈斯土惠庇生民爰命有司祗修常祭其
禦災捍患拯授艱危遵
致豐稔益弘私濟尚

辭

清江廠題名記席主事書撰其畧曰

歷代有都水使都水臺都水監雖品秩異等沿革不
一大縣不出曰河渠舟楫二者二者相倚皆經濟邦
家者不能缺我

太宗繼承

皇宗定鼎北平初從海運自後清汶既疏始更虞舟由粟
以達京師南干淮次清江北干臨濟衛河該二提舉
司以職專理是即先代舟楫之署尚念經理非人則
利濟之功缺復於都水部各出郎官一員監領厥事

在末樂宣德間或遣郡官自景泰後例遣主事領以
三年一代弘治戊午書來監漕詢訪前後案有隨座
姓名無紀暇尋典憲懂得大槩苟不爲紀述越
後數年益泯而無稽矣因序次而刻著于石

重修清江浦漕運廳事記金知府誥書

漕運廳事西大滄郡四十里而汎在清江浦之上前
鎮守淮安漕運總兵官贈平江侯謚恭襄陳公瑄之
所作者也末樂中公奉

初總督漕運供餉京師欲貯江南百萬之賦於淮以便轉
漕乃卜淮陰之地惟清江浦宜爲倉百區制可其
奏

命申貴二人以主之地官主事一人以參之自山陽抵清
江浦水逆流六十里風濤洶湧不時覆舟舟人候風
或決辰不能渡公自郡西鑿地引水過於倉下西出
淮水曾不終食徑入清口於倉之北沿河之濱立南

京及

中樞江北各衛船廠又奏立清江提舉司收受各郡所
輸船料以造轉漕船設提舉一人以司之冬官土
事一人以監之倉之西北建靈慈宮爲祝釐之所呂
之考稍西爲此廳事便於總制也宣德改元

勅公鎮守淮安總漕知故公雖開府郡城往來恒居廳事
蓋恐料量之不平出納之不經制作之無度財用之
侵費百兩工役曠日廢事無以稱塞

德意也公薨四十載于茲矣廳事日以傾瀉幾廢莫有爲
興之者成化甲午總漕位虛今

聖天子選於衆得公曾孫平江伯銳字志堅自兩廣元戎
移鎮淮海克漕運總兵官凡百政令續組成規官庶
悅服京餉充盈丙申之歲重修廳事戊戌春落成公
屬說記之夫事之興廢在乎其人其人在則其事興
其人亡則其事息一興一廢固有其時存乎其人然
欲使之長存乎兩間者必有所寄焉若召公之甘棠

消歇久矣所賴不廢者召南之詩耳滕王之閣傾蹇亦莫矣所賴不廢者三王之文耳今此廳事廢而再興使無所恃賴安知今日之興不亦有如前日之廢乎比德於公所以拳拳於立言也噫日棠之詩有召公之德愈久而愈顯三王之制在滕王之閣屢廢而屢興惟此廳事奉襄公之甘棠也使當代之三王記諸百世之下思其澤而頌其德者奚有窮乎總戎公乃以屬筆者以鏡淮人嘗登龍門而挹道德之光且知廳事之廢興也雖然恭襄公一代之勲其功烈德善載諸

國史刻之廟碑詳矣此持紀

廳事廢興之歲月云爾

常盈倉周垣記曰 謹撰其略曰

清口天下要衝我

祖宗設備甚悉而倉儲為首最茂開李戶部惟正各儲卡

茲而廢且舉其甚。粟倉之周垣爲最著。越數年予亦
官戶部弘治己未復奉委清口始得視焉。倉俯臨大
淮。厥凡八十有一。聯基廣凡二百七十八步。有奇。表
凡四百九十八步。有奇。周凡一千五百五十四步。有
奇。厥自宋樂壬辰陳恭襄創建迄今。幾去幾三之二。
周垣則屹如城。牆色且積鐵然。蓋水次諸倉所木石
者。監臨金李二中肯先達。庶憲翰卿輩咸曰。往年倉
垣類築土或範填泥爲塊。粟之厥。淮地下濕。久雨即
糜。解隨壘。隨圯。無有寧歲。李戶部察倉之毀。厥多。自
覽使諸蒿菜而葺。粟之仄。瓦工匠傭直。乃倉歲存。在
服役則其固有卒。徒畧無。浸干郡縣而成。是垣十餘
年來。人吏晏然。無復化虞安其利者。固當知所自他
日。又與席工部文同過之。歸謂予曰。不無可紀。予因
思天下爲吏治者有二病。好事者易子營。建以爭能。
事名怠。舉者便安逸。以習固陋。每以行無所事。自譖
土木之興。勞民傷財。固不可。若事皆不問。歲月侵淫。

坐致成功，顛覆亦不可識。
治體者當有以審于斯矣。

重修常盈倉記 王庶子臣撰其夏白

淮之清江浦有常盈倉，肇於恭襄陳侯蓋倣唐劉晏
置倉江淮之遺意也。先是江南諸郡之賦悉儲於此，
用供京需，所入無慮百萬。後遞減之，僅儲三之一。故
倉廩多虛，日就傾圮。每漕舟輻輳而至，卒有不得輸
者，人甚病之。弘治改元，金陵吳君彥華以民曹主事
來理餉事，乃謀於監允少監王洪二公，并而新之。甫
數月而落成，爲廩座者六十焉。老三而爲廂，又十
有二。民不知勞財，不爲常廩。吏方慮無計之者，會三
南運道出清江，相率屬記夫天下貢賦之入自昔仰
給於東南，而東南之賦惟江南諸郡爲最。儲蓄轉輸
之法固因乎時，而規畫罷行之要則未始不存乎人。
吳君以甲科之豪行傑而修才敏而積而又得二少

監公之啓畧無齟齬於其
間故其事之易集也若是

戶部分司題名碑記毛主席泰撰其畧曰

國朝自

大皇帝定都北京初用平江伯陳公建明罷海運由會通
河支以輸京師時倉務旁午大司徒乃使其屬監之
成化己亥員外郎邵君文敬來淮暇於分司西階地
結小亭以寄寄名之越二載僕應故事來朝夕亭上
有所感曰又敬以身之不能久於亭與其亭之不能
久於世故以寄寄名之夫如僕居此無何又去寧能
忽然其間邪矧自建倉以來餘六十餘監倉者或三
年一代或一歲一更大率當五十餘員今歷年之裁
得二十八人於戲歲月逾邁前輩日湮題名之碑可
容已平故刻所得之名而虛其左以俟
繼者續刻之成化十七年十二月也

平江侯恭襄陳公神道碑銘揚少師士奇撰

恭襄合肥人字孝純自少穎敏不凡好書惡惡內飾
躬行洪武中待父官成都督兵略精騎射以武臣子
選侍大將嘗從出畝遙望飛鷹雜鷄群命眾從者射
不中最後命公發一矢斃之有鴈翔于上命公射應
弦而墜自是屢試皆奇中衆大服而公不自爲能既
代父爲成都右衛指揮從大將征南番岩州中亭及
轉鎮南成建勞績撫遠夷無理茶馬之政邊人悅戴
灌口都江堰壞民苦水患公修其隄仿躬督工休爲
堅久計矜孤無告出資置義田三百畝於成都積所
入租凡貧不能衣食不能婚嫁及死不能斂葬者皆
給之會雲南兵征百夷以功陞四川都司都指揮洞
知邊道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太宗皇帝知公才可任時北京軍餉不充命公歲董運
百萬石每給之公措置井井剗造百萬倉於直沽尹

見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公善任使均勞逸秋
毫無取於下凡漕途姦弊掃蕩一清漕舟所經海島
夷人畏懼官軍悉閉匿公下令俾出為市而遣官監
臨平其直軍無敢譁人兩便之自還值倭寇劫沙門
島公率眾追至朝鮮境上其寇用始盡夜以殺溺死
者甚眾奉命率舟師於閩海備倭寇者三海溢瓊漫
隄岸起揚之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奉命
以四十萬卒修之航海至日並洋莫知所停泊往往
膠淺公於太倉想可泊處以二十萬卒築高丘二十
丈亘十里為表識眾便之稱實止事聞

上親

製文樹碑焉既建北京罷海漕設濟寧臨清河道南
北往來仍屬公董餉運公建議築淺船二千艘劫歲
運二百萬石為之有力後增至五百萬石剛用以足
若疏清浦引水由管家湖入臨陳口達淮以免淤河
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隄五十里以便引舟後設石
瓜州一壩湖港之漕鑿呂梁徐州二洪石以通舟楫

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望湖隄開秦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南比造築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連隄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水遠之利於淮濱作常菽倉五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臨清通州皆建倉以便轉輸慮漕舟味河深淺海陸底通州清河置倉五百六十八所倉置卒伴導舟可行處綠河隄築井樹木以便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為之果

仁宗

皇帝初臨御下詔求言公首上事大弊謂南不國之

根本宜為久遠鞏固之計選將監兵以嚴守備長民長兵皆宜擇賢能然政舉而下不失所賢能在推舉推舉在覆實乞選朝臣之公正者分巡天下考察百司政事得失進廉能黜貪鄙則官得人而治可與今府州縣學教官多不得人乞令風憲考察罷黜別選今中外軍伍多缺蓋由所管頭目私役撥善不勝致其逃逸乞勅都府兵部都司嚴切禁約就行清理老

疾者令戶丁代逃逸者責限追捕戶絕者驗實除豁
伍籍又邊防之要在兵食足近歲如開平等處城不
足兵兵不足食所可何由完固乞選武臣之有方畧
者授以精兵足其衣食給之堅利器械俾臣教習如
有沃壤令無務耕守令漕運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松
諸郡去北京甚遠漕河又有洪腫淺凍之阻往復輸
年雜費數倍正糧而民並困其各處官中每歲漕運
畢財力渾乏到家又修理壞船運來歲糧勞勩尤爲
可憫所管頭目又加別役以重困之乞下令今後漕
運軍士不得再有別役馬船快船惟三三百料者可
行於漕河所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已有和設水夫
今又於綠河拘集軍民聽候其至按節聽候日又衣
食艱難有至行丐者乞自今罷之

上覽奏揚勸獎諭曰朕嗣承大統君國子民之心夙夜惓
惓卿所陳數事皆今切務覽之再三良契朕懷已勅
所司施行惟卿老成忠愛之誠嘉歎不忘加以重賞

賜結追封其曾祖省三祖重一考聞皆平江伯曾伊孫
祖母未嫡母王生母王故妻湯皆夫人命子孫世襲

伯爵

宣宗皇帝臨御命公鎮守淮之文蒸漕運

賜勅褒諭曰爾為國家老成舊臣朕自少年知爾之名以
腹心託爾也效忠誠以副朕懷仍

賜御製諸葛武侯圖及白金文綺公主察宿并之為民厲
者悉革之豪惡姦宄皆斂避境內以寧時已嬰疾而
躬勤日暮靡有滯事疾間

朝深做嘉勞

賜吳香及

御製新春即事詩選淮安無戎疾復作遂劇

上圖之待勅勞問叶于儀在侍衛令扶醫馳驛往視竟亮

宣德癸丑十月十一日也春秋六十有九計

聞

上悼歎報視朝一日追封平江侯諡恭襄遣官諭祭

待賜棺及賜命工部營壘公爲人慨爽英毅弘度偉畧稠
人廣會譚論娓娓倫輩推服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
古成敗治亂之故喜接逢掖士時相講議善交際能
推利爲義所至以濟人爲心多所建置人德之不忘
家有樂善堂恒舉鄉孟氏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語
及家訓二十篇以勉子孫子男五佐舉平江伯篤好
謹厚克紹先志後公數歲卒次儼次儀今爲勳衛好
文事精武畧次倫次侃女三豐城侯弟李芳江陰衛
指揮同知張英駝騎右衛指揮僉事高得其壻也孫
男三豫今襲平江伯總禁兵有庶塋公葬以葬之明
年三月墓在江寧縣太山之原余與公同朝二十餘
年相知且好於是子儀孫豫以狀求著神道之碑故
按狀叙而銘之銘曰

繁公挺出河桓桓

武兼勇智正前聞

材藝夙試卓寡倫

表冠三品奉考勲

壘溪憐峒檢摺尉

負險弗擾障且趨

公奮掃利迅彼塵
有儀譽望齊城岷
遺承典通效駘奔
躬輝鑿玉衣繡麟
殫心畢慮靡夕昕
歲遭萬難有然臻
斷鯨戮鱗焚甲鱗
雲章龍彩天垂文
踰淮歷濟底天津
坦行如砥服者忻
厥施諸時績弗泯
功載冊府被後昆
太史弟之昭不利

流蘇腥穢寧安民
效徵來東漸垣宸
經勞疏封昭鴻恩
報賜志企古蓋臣
滄溟茫洋汎歷汎
有梗于海威赫震
崇表海岸日長毫
南賦北音藉以辛
疏堙繁堅劬且勤
倚嗟公篤孝與仁
愛國亦有嘉謨陳
大江之陽歸有墳

恭襄祠碑記楊知府吳撰其畧曰

贈平江侯談恭襄陳公者少以蔭補官末樂甲申

文皇帝肅清內難公以討戴功封平江伯及乎天下大定
公總百萬之兵漕百萬之粟不告勞而京師邊鄙咸
皆仰足功亦大矣臬者求公之為人蓋好善而多器
知人而善用者也開府之日凡吳楚江浙荆舒淮揚
自萬戶以至齊民凡有才足以幹事智足以燭微言
足以說理學足以博物者無不以禮羅而置之幕下
每一政一事必謀於衆忘己從人擇其善者而行之
自昔漕河由山陽良隄入淮六十餘里始入清口其
流直且駛感然風濤人舟覆溺自徐入汴溯黃河轉
于清源既險且遠百倍於淮公博詢於人山陽城下
則鑿地運河過淮陰故城橫渡清口不一里而得安
流自徐而邳得前代漕運故道自邳至清源又鑿地
爲河順流而北至於衛水人免黃河之險又經海道
於遼東不絕糧餉其功有足稱者及薨于位

立廟爲之殿朝論祭賜墓牛首山正統間海水滂泥沙匯

清口而東爲洲十餘里運河淤塞舟楫不通有司聞

上徵數郡人民晝夜既繁民勞而功無成禱於公一夕人
有見公乘白馬擁從數十人行水上明日視之洲爲
水衝去其靈表雖破而猶不忘護國庇民也如此有
司二其事

命立祠清江浦春秋祀少牢公諱璵字春純廬之合肥人
祭文曰惟

神河嶽開氣文武全才一代名臣三朝元老總司漕運權
綱充盈保障江淮軍民按堵生靈勳勞平

王奉歿且廟食於無窮惟厥成規百世尤賴茲當缺運謹
以牲醴式陳明薦用報于

神神其來格尚
祈

南旺廟祀記

尚書宋公禮同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一十五萬
登萊二府願募事赴工之人一萬五千既鑿會通河
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曹州
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
三百八十五里舟楫不通乃於濟寧造北置城村等
運道所凡軍需錢糧之輸北者悉陸運至德州九七
百里始入衛河至是疏鑿之又塞舊曹州鄆城兩處
河口濬沙灣至舊曹州一帶河道又同邢部左侍郎
金純等督河南運水夫開黃河故道自開封城北起
下達鄆城至魚臺縣塌場口入于漕河人疏山東七
十二泉匯於分水故宋樂九年

太宗降諭旨一章曰工部鑄衣衛便差四箇官鋪馬裏去
都齊到那黃河新開口于處計兩隻船從那里看將
下來到舊曹州兩河口分開一路往會通河那一帶
去一路往殺等這一帶來看那兩條河的水勢行律
如何還看那黃河水比先是那卡處漫過安山湖那

一學去淤塞了河道若是那原漫過水虞隄岸低渚時就着再整治得高厚着若不低渚時要將文書去與宋尚書每知道欽此則其委任之重亦可見矣先是

朝廷

開河道不過欲通天下貢賦未專於漕運也十年宋

公始議會通河備運北京其奏狀曰永樂十年某月某日工部尚書宋禮奏海運糧餉每年五月太倉隔洋直沽下卸待秋回京船隻中多被損壞亦有漂失不見下落者俱引修理補造分派江西湖廣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徽州等府軍衛有司相兼修造俱限次年三月終完倘駕赴太倉應用因限逼迫措料不及不免科歛鈔物買辦其間作弊受害者不可勝言造船者惟顧眼前之急不應速成不堅之患計其所費物料人工又難細舉且如造下料海船一隻須用百人駕使止運得米一千石若將用過人工物料估計價鈔可辦二百料河船二十隻毋費用草十名

運糧四十石以此較之從便則可如將蘇江鳳陽淮
安揚州四府歲徵糧米定撥七十萬石赴徐州并充
州府糧米三十萬石赴濟寧州交鈞差撥近河徐州
等衛旗軍一萬名各委指揮千百戶管領工部撥與
二百料淺船五百隻一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糧從
會通河撥運供給北京每三年海運二次使造船者
無逼追之患駕船者獲堅久之利以兩河并海運計
之三年可得八百餘萬十年之間

國有足食之倫民無繁擾之憂至十二年遂罷海運
而平江伯亦疏鑿淮揚一帶南北遂會通矣至今為
國大利而宋公之功當為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
亦不可不謂之賢勞厥後傳謂宋公有微道

朝廷督前之輩其冠帶止服儒巾治事北催中微而平江
之功愈彰故今人性頌平江而不及宋公故立文誌
公嘗過會通河有感賦詩曰

清江浦上臨清閘蕭鼓棗祠飲餞餘輝度會通河上

過以照人語宋尚書使李文正公各有詩其意在言
表矣後主事王始請于

朝建祠祀千分水龍王廟之偏因併錄之
以示來者知宋公之功不可沒也

加封平江侯謚恭襄陳公祠堂記吳祭酒節撰其畧曰

太宗文皇帝乘輿起北京命公歲通漕百萬石蘇淮徐穿
衛入潞河以運公遂寔議於通州天津德州臨清及
淮徐諸處皆置版倉以貯南粟造淺船八千餘艘導
山東沂泗汶洸諸水以灌濟寧二閘遂循濟北度安
山南望孫村湖梁山耐窄坡取道築長堤百餘里以
扞漫流又從沛邑引昭陽湖鳳池口水暨黃河支流
以灌徐呂二洪通接境南諸舟遇冬水涸則督工開
壑中流巨石以殺湍勢又開秦州白塔河四十餘里
以通大築高郵寶應光白馬諸湖長隄構梁以度
率濟自潞抵淮計程二千六百里有奇設淺鋪七百

餘所置守卒導引沿岸置柳浚井以便夏月行者又
甌瓜洲儀真二壩於塞以接海潮沿途捷石奔上為
楔開水以時閉縱其開以度計者凡五十有奇於輪
官粟視河漕一百萬石後加至五百萬石初淮波險
惡難於遡流計工開清江浦五十餘里自管家湖鴨
陳口通淮湖築隄置移風清江四閘以達於河而淮
道通矣淮人念甘棠之愛愈久愈至既請命于

朝以定春秋二

總志運憲臣題名記宗伯孫寶瑛其畧曰

寶永乏憲臣奉

勅總督漕運始至淮鎮凡百舉置惟收是稽於是案牘山
積迨考前政氏名後先開歷然其間多名人寶勿舉
時已志其累比官戶部所聞漸悉及今得聞之諸君
予者於是無不載焉於乎盛哉仰惟我

聖宗列聖簡任諸臣治茲漕事惟材是屬用底嘉績及其

登御宇進保傅黜職

德表表相望實感何是以繼之舊嘗考吳首以水絕諸
州首道蓋後世漕運之端然自逾巧入渭則取諸陸
曰沿海入淮則取諸海其有達帝都者經二之二若
漢下都關都洛都間有直達之漕而爲力甚難爲貴
皇鉅故議者往往右轉輸爲其勢然也九都幽燕海
陸並達

兩初噴因之惟我

文皇帝肇建兩都始以平江伯陳公瑄工部尚書宋公禮
等造白濠茲漕漕渠海陸是遊萬舟僥卒成建助長合
漕天道允常便且且蓋有得於轉輸之意議者每畫
漕數

輒而漕法大成

國計充預萬世允賴然其爲獨其轉啓閉製於水也
不能無弗焉者是故險難遠運而事不者有斯果所
聚焉病亦從而生既

命元戎專制其事而提督整理關以

命諸卿亞厥後遂有總督憲臣之

命然其時吳勢殊榮白法起名為神翰而漸變直達既亦

公私交征軍疲民困至使諸將復有干海干陸之思

則豈

先朝之存意然哉夫教弊在人不在法持法在心不在

迹故必通上下而後為平必體遐邇而後為直必所

夷險淹經權而後為貞為哲蓋大臣之道如此惟也

者特一其事也具是則舉缺是則廢凡茲前故雖公

爾願應違保豐待平若有異道其由今而亦其世也

固莫之能違夫繼承之責則監之義實

雖不敏於是竊有意焉故列而刺請焉

高郵州新開湖修築記劉少師後撰其畧曰

高郵州之西南湖曰新開與楚杜湖通而天為其以東

諸水盡匯於此其南是運道自杭家黃至張家溝凡

三十餘里颶風或起則巨浪掀天舟行遇之多致覆溺弘治初戶部左侍郎白公昂奉

劾整理河道乃於湖東開夾河一道曰康濟可以通行舟往來便焉然湖之老岸歲久激於西北風浪以此頗壞而康濟之河難保無虞九年都憲李公愷通德會漕運會委揚州府通判施君淵督工修築未幾還官去乃以通判韓君瑤代之工未竟而李公亦擢故都憲張公敷華張公縉相繼其任工部郎中謝公緝張公瑋劉公浩相繼管理凡工力措置悉委揚州府知府王君坦許君節王君恩而督勵益至老岸之下頽湮廢石積久未除岸之不堅職此之故命夫而入水悉出之然後釘樁下石以次修築迄十六年八月上始告成其長仍舊而崇厚堅完適之如康濟河之開也湖東夾河之間民田千餘頃困於積水乃於河底作涵洞三以泄之歲久而墜塞河之新岸又日漸衝决田沒於水而稅如故凡業田之民流亡殆盡諸公

患之仍委韓君等督工修理僅三閱月而完田既可
又民之流亡者復業天自淮安至儀真一帶河岸低
者增之缺者補之視舊有加故近年以來雖
大水與所患而舟楫經行者咸目爲坦途焉

高郵州新開康濟河記劉少師徒撰其畧曰

弘治二年秋河決汴溢下山東樞運道山東守臣上
此狀

天子稱戶部左侍郎白公昂乘傳以往河既訖功乃視運
道自山東抵揚州議所以濬治時監察御史孫村行
工部郎中吳君瑞董河事與巡撫右副都御史李公
昂漕帥署都督僉事都公勝署都指揮同知郭公鈺
合議高郵州運道九十里而三十里入新開湖湖東
直南北爲隄舟行其下自

國初以來隄以腐木固以礮石決而復修者不知其
幾其西北則與七里張良跡踈隄杜諸湖榮通數百

里每兩風大作波濤洶湧舟與沿堤故橋石遂轉壞
多沉溺前此董河事者嘗議修湖東鑿復河以避風
濤便往來今欲舉運河便利宜莫先於此者白公議
允遂相地與工開鑿起州北二里之抗家嘴至張家
溝而止長竟湖廣一丈深一丈有奇而兩岸皆擁土
為隄搭木礮石之固如湖岸首尾有閘與湖通岸之
東又為閘四為涵洞一併湖水盛時使從碇程焉以
三三三月始事凡四閱月而成自是舟經高郵者人
獲康濟白公因采衆議聞之

上名曰康濟河蒼民萬壽等謂當有紀郡守貳有嘗議余
者乃具事狀來請記余惟

國朝財賦之需東南過卡自海運不行官舫客舟悉
出于此舳舻栝衞晝夜無虛時而高郵當南北之要
衝顧湖水為險事誠有關諸公於茲能急先務易風
濤為坦途以康濟往來且工以顧募費出帑
藏伏民不勞而事集有足嘉者遂為之書

重修雷塘昭佑祠之記馬教授允中撰

維揚兩淮界郡也西北十五里有漚曰雷塘貞觀大和間引塘水溉田唐末迄宋儲水以備漕運積而成淵深不可烈有龍蟄其中祠于唐比封之曰昭佑王皇元混一淮西東仍隸于陽命中書省右丞李公行司事撫治兩淮歲大旱公詢於衆有以雷塘請水告者公焚香拜祠下日擊殿宇傾頽廟貌剝落撤而新之未幾果如其禱明年庚子六月仍少雨頓騰肆灾公齋沐遵故典貯塘水置諸寺中不五日大雨一月廿七秋八月落成

重修陳公塘記李

孟博撰其略曰

淳熙元年三月木重修陳公塘成復古也惟國朝置江淮制明發運使以真州為治所管總六路轉輸

之任歲漕東南粟過京者凡六百萬計江入河少遇
淺澗漕已告病時類增漕之水以濟不及今行都駐
錢塘在東西諸郡 宿兵歲供軍儲縣上游浮江而
至稍延期會則餽運以積又自真揚以凡河勢徑直
支流別派比江兩總上一故漕漕之利民常病伏歲
值旱乾則坐視涓滴來庭之使時雖取道館未有常
出則之事盛冬水縮千夫挽漕右司炭及惟是日是
博唯是二務在淮東為最急今故文錢公以鄂放博
將漕適運歲早散開直之為郡枕江帶河東而會之
以達下漕者其間始有遺利而卒設者先是距真州
揚二縣二十里有塘七陳公漢建安中廣陵太守陳
登之所鑿周廣凡九十餘里西南所至全隸揚子唯
東北接揚之江都者僅十有餘塘倚山為形側一而
為以受啓閉凡八自九十餘丈兩旁峻中環以二
十有六濬是湖蓋為利不實淮人恃之州俗不虞中
更推擢又廢非理芻艾障墮歲益淺於鰥隄斷通

不可考恭愛乃周說形使尋利源具以修復利害疏
言十朝詔可公即校有司募流徒厚其直使赴功而
以惠之衆皆樂趨自春三月迄秋八月而告成總工
徒凡二萬二千一百一十有二舊有斗門九縫各一
歲久決敗不可復城則遷其縫少西二十丈而更新
之東西兩以以謹蓄泄與斗門之建皆仍舊趾飭龍
祠以深舊祠作新亭以待臨祭委官以俾護守列卒
以供徵巡而為塘之謀蓋而恭愛之績千三十餘年
乃因公而復盛是豈偶然也哉老稚相與誦之曰新
塘千步膏流澤注長我禾黍公為君父恭愛無偏公
後陳先甘棠之
陰共垂億年

儀真東關開記駐檢討景撰其畧曰

儀真東關開工部主事夏公育才所建也公來恪儀
直謂儀真京師喉襟地有京師不能無儀真然儀真

五壩取給於東關盈則蓄東關以待涸則泄東關以濟有五壩不能無東關公之屹屹於此爲京師天下計也既建閘有謂公於果者曰儀真五壩之地一淺沼也京師之大賴其力於此尋文之濬豈不深可慮哉然欲爲京師計蓋有難者昔虞文靖公建祠天妃二使者請

國家之東荏葦之澤濱海而南廣袤淤沮可稻之地何啻千數百里若使東南之人隄阡而給千種農具爲之屯種其賦之入可省江南漕運之半儀真五壩之力當亦可以不費也又謂儀真距急水河之地高下不過數尺使塞仄埠決六合野浦橋之淤塞自急水河以達於儀真長江大川風帆浪舶瞬息千里孰之能禦而儀真五壩又將可以併省夫公之爲計乃不於此而於彼何哉米曰不然果病廢所謂國家濱海而南之地未嘗一至不知虞文靖之說亦可以行於今也使其可行從前之說則屯之人但可以省江

南漕運之半而其半又果能不藉夫五壩之立哉從後之說其策雖無可議然水之高下亦未可遽以口舌爭使果如是則江寧木索之時而視夫瀰漫之日又不知其能用否也而五壩之可廢哉五壩不可以廢東關之閘不可廢也若所謂以急水河達於儀真公之友夏官主事婁元善已

上聞矣知急水河之論以儀真之水未可遽達使併五壩而疏廢之則往來者何以掾於目前聞東關者急水河地也

閘壩記黃采議瓌撰

丁奏

命督運艘千儀真與鄭水部克明揚水部汝珪議啓閘者一額費有事閘司者皆安常製故以爲不可特克明已去一與揚水部持議監堅乃集儀真衛指揮余鏞劉

陸知儀真縣事李文瀾儀真縣學教諭盧縉訓導吳
正昂逢泰于舟舉一木論之曰以此珠平水蓋所過
舟數洩水幾何衆皆曰諾既而視之叔初則二分許
予曰木拔自近爾也再移時自遠而集當不成毫髮
明且悅之果然衆議遂沮客有道予問所以予隨答
而善之以質楊水部將以定浮議而開水利也水部
覽而領之曰此殆都憲黃公記修閘之意也時桐城
侯汝君履謙亦在坐曰嘗見遠菴先生亦言之於是
過覽諸閘二公之外復得先少宰錢公大宰王公之
文於敗垣荒塚中喜而相謂曰閘之興廢公論其定
於矣然不利於鄙人弗壽諸梓必相繼埋沒前人
惠利之功雖復於今日安知將來又不成亂於浮議
乎水部曰然請命之名曰舉墜錄水部曰稱情哉既
而取前稿於水部將裂之水部曰謂何曰此皆所隱
見者四辟盡之矣安用此贅詞哉水部曰諸老之文
學士大夫所能解若夫親履而嘗試之是非利害如

示諸事可以考實踪可以論衆人劉子之言夫請讀

碑記之後因并刻之椒山人致祥識

正德戊寅夏五月十日予在儀真既啓關通運艘客
有過予問之曰往者開司懼泄水禁弗啓予今啓之
水弗洩而舟獲濟何所見而然耶曰見夫理而已客
曰理安在曰夫開首裏河口中通濟羅泗尾開湖關
潮距裏河口五里許可容二千艘頃入通濟纔十一
鐘以待開下而啓上水既平不費牽挽起未初終
申而畢其所洩者長不過一里廣不過十尋深不過
三尺以此之洩計淮南江北之豬如其長者幾四百
如其廣者何止二萬倍以二因四爲數八百萬則每
一啓關八百萬分才去其一耳何洩之足慮客曰嘗
見夫開司迫於不得已而一啓也既事於開之兩翼
復鉅引於西堤之絞關終日不盡二十船何也曰下
不閉而上河啓人力不足以勝以水勢也予故曰開政
之廢絞關爲之也客曰絞關所以裨開政而謂其廢

焉何也曰北河之開地勢猶以係級關於下而受水於其上舟非亟挽恐上竭而不能入入而不能應乃倚力於絞之今通濟閉而裏河之谷水平舟運帆舉篙刺之力耳焉用彼爲哉惟無以迴奔放之勢而強以人力水易變而舟難進此浮議也而沮之也客曰天下之至平莫如水今江淮間無高山平陸之限彼盈此亦盈彼縮此亦縮也何清江之開長啓而不閉隄堵備勞之斗門又從而減洩此則惟恐滲漏禁弗啓豈水之性失其平消長盈縮不相通洩於彼者則無與於此洩乎此者猶貽患於彼耶曰人心之偏於水乎何尤謂彼之洩無與於此之盈縮譬之盜貯醴醢漏於左而曰無與於其右孩提有識不如是之愚也寧減有餘於無用之地而不於此利舟楫譬之廚有餘飯顧乞兒之哀求弗與舉而覆諸汚渠中有人心者似不如是之忍也客曰彼不有大禁胡執泥至此曰無也居貨庸力之徒利於壩故開一開納賂洩水之

謗起而任耳者多不察此自好者寧廢公道而弗任
怨謗奔走下吏醜其醜而舐其膏一唱百和惟壩焉
是附於是開政日廢前賢遺置之盛舉

朝廷齊利之大惠遂爲虛文焉客曰北閘之水源不息放
之則縮閉之則聚其常也若此盞孟之積值經月不
雨閉而不洩技窮矣則將何以益之乎曰有海朝大
小有定候俟其至而啓閘俾內灌既平閘而留之使
乘潮之舟不沮淺而裹河之納且不退如是再三可
以蹙淺涸而爲盈溢顧謂洩水而不啓何其謬哉客
仰而笑曰往者大水裹艱運而外艱入工部郎中吳
君論執役者以借潮寒竊笑之君今稍削壩已而濬
至艱於外者乘勢而湧入內之不能運之浮而前兩
屋之間運船商舶皆德君之惠鼓掌踴躍以君爲神
明如子之論君殆有見於閘而目之於壩焉耳豈真
在人聖人之至論客乃揖謝而退

儀真縣新建欄潮牌記楊大常一清撰其畧曰

弘治辛酉春二月二十四日儀真縣新建欄潮牌記便
漕事也儀真為漕河自前代已然我

國家定都北方歲漕東南粟以供京師多出此道蓋喉襟
最要地也顧漕河之水至是當入江高卑勢殊河易
泄且涸宋嘉定間守臣建白置三牌為蓄木計年廢
再舉再廢

國朝洪武辛亥始自其地築而壩之舟下上必車壩乃達
不盡剝截則不敢以舉力積不齊舟輒壞由是儀真
之地舸艦雲集收悉略附罔利之徒萍聚而蟻附居
實食力成壩是使時不獲講矣成化甲午巡河郎中
郭君昇建議置牌四為東關為響水為中牌為羅四
橋以通于江一時稱便橫妨罔利者壩為泄水之說
任耳者和之牌遂不用弘治戊申

朝非斥言者下工部撥郎中施君恕相所宜復東關羅四

二陣廢壘木拓中陣而新之舟楫通利然江濱無
陣潮無所滯上陣既啓注不可遏於是後起泄水之
義清運總戎郭公鉉嘗欲增置濱江欄潮陣或謂江
濱多浮沙不果弘治己未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
敷華奉

勅爲巡撫總漕事有以欄潮之策獻者公詢於黎陽州府
同知葉君元進曰元嘗奉檄董濬河濬及江濱深七
尺土苦壞無少歸必可置公曰然遂以

聞既得

上乃會郭公檄葉君任其事君受命惟謹會稽程物卜以
庚申十月八日始東工度地勢定造陣之規高一丈八
尺中廣二丈八寸深二丈翼而東西亘於表之二爰
琢爰鑿犬牙相入應以礮削礮厚削砥平疊石數重以
固其涯松栢櫛比以固其底凡用物以段計者石八
千七百九十以株以木五千四百七十以片計者
板四百九十以斤計者鐵二千九百八十麻一千六百

十七箋二百七十桐油一百以據計石灰二千一百
三十粳米四百八十欸二十三諸備售所取直得先
年潯河羨餘銀千兩有奇不責辦有司故工鉅而官
不知費方役之興監家御史馮君允中行河至頓瞻
稱善焉之指畫俾急圖屢成巡河郎中劉君繼至
偕工部主事鄒君亦胥督勸群僚嚮風百工于末
故事集而人不告勞距經始之期纒四閱月耳馮君
謂師塔閉宜有定規乃會劉君議視河盈縮及潮之
長落啓閉傳檄有司遵行之是歲江河會通舟無留
行揚旗伐鼓通數千百艘于飲食談笑之頃視車壩
之勞固有不待較者比秋霖潦決旬胡水大漲得以
時泄不橫決爲堤堰害亦惟是歸賴焉所省漕士之
者歲當若何民器商船所省又當若何以歲繼歲吁
其不可量也於乎天下無難爲之事難爲之何如耳
其始也存乎志而其成也存乎決書曰功崇惟志悒
克果斷是也昔虞文靖公嘗言善爲政者當爲其所

不可不為不敢擅為其所不得為與輕為其所不必
為斯可矣是歸為潛運計為天下計在公誠不可不
為者然非志之崇則曰曷仍舊貫非力之斷則曰曷
為故怨欲其果於有為難夫不然而自有時議以來凡
歷數政終以異議者眾莫適任責故亟舉亟罷迄無
成功公始至而即圖之謀定而身任之擇人而委之
雖群咻衆閑屹下為變其志與斷有過人者不於是
手徵耶然吾每見世之仕者有所舉動輒為異議所
沮其同事者謂功不已出從而嫌藥之唯恐費甚焉
况奉行其下又無良有司虛文取辦徒勞無益以增
茲多口者皆是也坐是以廢版成者多矣公與是役
焉君諸賢既贊其決於上又為之規議以圖其末于
下未嘗有所沮撓而奉以周旋又有若葉君心計日
揣舉無遺力經營結構無一弗當意者暫費而大調
百十年來所當為而未及為者一旦從容為之騰口
之徒屏息不敢復出一語是雖公之忠信所孚風聲

所勳而諸君協謀宣其功，應可誌哉。故併書之，石以告來者，俾嗣守之勿復惑於浮言，以墜前人之功也。

儀真縣重建新隄記 王文肅撰其畧曰

國家自遷都北平，歲漕江南粟數百萬斛，以供億京師。由儀真入運河者十七八，然其地濱江，江船入河，仰舉異勢，宋嘉定間嘗卽州城南建清江隄，久而壅

閘，別洪武辛亥築上爲壩，成化甲午，巡河郎中郭若昇，復建議，監閘首車，隔次響水，穴中牌以達于壩，四橋悉凡爲隄，四以通舟楫。一時稱爲便利。旣而達官要人，旁午雜運，啓閉無節，河流溢耗，而隄陸弘治初元，今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將公琮舟經其地，目擊利弊，疏請復制。事下冬官議，文朱汝歲期公復

以程式進始奉

宸斷命南京守備太監陳公祖生獻公造暨南京工部尚書劉公瑄侍郎黃公孔昭斟酌而行於是分遣內官監右少監党君恕御馬監右監丞李君屯田司郎中施君恕往度形勢延問耆老參酌群言歸於定論其論有建隄非私智因車壩之疲民者有廢隄非漏見慮溝渠之泄水者廢置兩端各有所見惟在夏秋江漲則多闌以納潮冬春潦盡則閉隄以蓄水並存互用庶無遺利論既定始集財鳩工因舊中開充拓之爲新隄方冬潮涸伴與河水相平先是響水隄去首隄纔百步水勢衝激舟行多敗今撤去之而東關羅四二隄則仍其舊始事於辛亥十月六日工訖於十二月十八日明年壬子江南夏潦淮揚之間潮水之溢而隄遂成不惟遂疏通之利而且免衝決之患設者謂事之興廢有數非偶然也

重修牛閘記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為南北之衝皆疏河以通饋餉北為瓜州閘入淮汴以至河洛南為京口閘至吳中以達淞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侖在丹陽境中又東有犇牛閘則隸常州武進縣以地勢言之自創為是鍾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則水不能節水不能節則朝溢暮涸安在其為鍾也蘇翰林嘗過犇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嘆則水之枯涸固久地志繁述本末而不能詳也今知軍州事趙侯若川以儲王孫來為郡未滿歲政事為畿內最於是郡之人僉以閘為請侯慨然是其言會知武進縣丘君壽雋來白事所陳利病益明侯既以告于轉運使且亟以其役專畀之丘若於是凡閘前後左右受水之地悉伐石於元山為無窮計舊用木者皆易去之自鳩材至訖役兌二時其成之日蓋佑靖

三年八月乙巳也予謂方朝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爲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足此開元爲國用所仰淹速豐耗天下休戚在焉自天子駐蹕臨安收貢歲費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來軍旅征伐商賈懋遷者塗出於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恭儉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且盡歸版圖則龍舟伏衛復沂淮汴以還故所百戶庶府能羅貔虎之帥翼衛以從戈旗蔽天舳艫相銜然後知趙侯之功爲國長慮遠圖之意不特爲一時便利而已

瓜洲鎮新建浦運行府記趙副使鶴撰其畧曰

唐虞賦納粟米與沿浮江淮之制雖非漕運而後世江淮之爲漕法漕途者實助乎此蓋其時江淮未通

自去其都甚遠然為緩要地故國輸將縣使所以自供
因不山其近境而分土正員則必經沿江海漕泗以
入于河然後能至爾吳開邦漕溝川謀伐齊江漕始接
舟楫及唐末之盛以都雍汴漕議益詳而江淮發運
總院官皆治置不廢且是時瓜州河壘未即踞利故
表糴卿議自潤州陸運入揚州斗門頗艱呂城公亦
謂京口漕江淮之粟為最重

國朝末葉以來

定蹕幽燕上游之所而工部尚書宋公禮及茶襄陳公道
相繼經治通州南下至儀真瓜洲運河正統間江南
巡撫文襄周公忱求古木次漕輸轉般餘法增築瓜
洲新壩亦倉於側用受江南民粟以便兌運湖蘇等
省長運亦經嘉慶以達而瓜洲遂為江淮漕綱要地
嘉靖四年漕運都府南屏高公友璣總府容堂楊公
完系府東明茶公季合議倣前巡院建漕運行府于
瓜洲舊倉廢址以備巡督而東明茶府往來多居之

嚴盛說廉耗壽飭官不聚釐宿患而競新功顧其不自有茲行府始而止爲有茲行州重哉雖然成公亦謂安兵與漕運相關又嘗恭伯妄改轉廠而爲直達以裁減冗冗冗食可省遠漕勞費而轉嚴節級漕力濟爲波善之謀故也漕府群公行將列諸便宜會議戶部

重天千方稽古新治大司徒鳳山秦公復疚心國計必爲採擇本末而次第

請行之豈惟一時漕綱之利雖復唐虞之政可也是役東明參府察規督之故工費視他役爲省便云

瓜洲鎮漕運行府來旬堂記趙副使鶴撰其畧曰

予讀山漢之詩一章見濟師之適焉奉辭之肅焉軍容之整焉敵愾之銳焉二章見作氣之踴焉經略之遠焉柔款之速焉安主之勤焉三章見復境之盛焉甸川之謹焉慰民之愛焉表國之尊焉至四章始括

之口來句焉夫穆公承一征伐之命恭職勤物無或怠而弗治之處則因隅知室由迹考心其餘國體之安危君德之成敗民情之忭戚克任諸躬誠有若桂於市與納於溝之爲志者矣周公謂康公與已爲焉
葉時二人詩人亦美宣王之臣能明國若否補王闕失如穆公者其亦不愧其祖不負其君者哉漕參東明張公建行府于瓜洲旣自書公平正大四字揭諸前廳復以名後堂問予予爲議數名東明乃取來句亦自書以揭焉則嚮慕俱爲可知已柳是詩自始章以至卒章又見穆公絕祖之光焉格君之敬焉若東明祖曰菊坡公者有詩名以戰功蹶而復起至都指揮父南山公與東明俱少治舉子業有聲科場亦相繼爲漕運參將而東明先爲漕總時嘗飭兵瓜洲江許過流寇使不得上及今來治行府漕政之外如蘇雨濟旱夜出拯火與造關以復水利皆其餘澤波及瓜民瓜民感焉况資敏氣銳都總二府倚以咨謀哉

贊潛盡博措儲力揚議

明廷以紆經用以勤

儉德則東明於續家佐

國之志業已若水之就炬牙之發矚日嚮于用而無不利

矣他日位益進務益勤持之以慎積之以誠

則是詩始終之懿匪徒慕之亦允法之也

濟寧治水行臺記李都御史如圭撰其畧

天下之事皆有要焉得其要可從而理也不得其要則雖弊精神遲歲月亦將無補矣况於治水尤事之大者也烏可不於其要是求哉我

太宗文皇帝建都幽燕資東南財賦以實京師則漕運者治世之要務也未樂初由海而運每歲不免漂溺繼迺脩復元時會通河運斯計之得者也然會通河實賴山東諸泉源焉泉源散在各州縣舊制每泉各置夫老以供疏濬之役州縣委官領之兗州府既設管

泉同知矣而復設工部主事一員專管督理蓋欲其
泉之常遠而為漕舟之利也百餘年來遵行罔失糧
運大通回視海運安危得失何啻天淵矣謂非得漕
運之要可乎柰何歷歲既久立法本意多未講求故
挑淺之功則密而濬泉之力則疎以致有山東泉微
之說近歲黃河決飛雲橋決穀亭鎮衝溢運道反謂
藉之以行舟其誤甚矣通者黃河南徙濟寧而下一
帶闢河泥沙淤澱舟不能行嘉靖乙未夏始用人力
挑通然泉源既云微而河水則又徙河道雖復水安
賴焉時余致政家居仰荷

聖恩起於山林之中授以河道之責以丙申仲春至濟蒞
事時河水淺涸舟甚艱行泉為余危之余曰不然山
東闢河因泉源而開欲河有水當於泉源求之乃申
飭府州縣官員務以濬泉源導泉流為事定限完報
余適駕舟閱視濟寧湖水見其波光浩蕩即諭衆曰
此水亦可以濟矣衆曰河高湖平水將安出余迺令

管河官將湖水開渠引至河邊置造桔槔之具掣水入河已而南駐安山等湖俱施以此法隨又將各處於塞溝渠皆爲疏導諸停蓄之水咸得以入於河南及兩月各處泉源濬矣泉流導矣水且至矣漕舟之行畧無阻滯而亦無事於挑撈之功桔槔之力矣仍命管河官將各湖隄修築蓄洩以備旱潦因慮山東一帶開河常賴修治而修治之道器具爲先濟寧舊無厰舍往歲遇有修治工完器具卽於所存貯之漫無稽考且多損失况臨河亦無館署糧船過濟殊乏督理之地均爲缺典余乃謀于管河郎中楊君旦管閘員外郎邵君元吉管泉主事顧君紳於城西臨河易地買材命匠督役中爲門堂以便臨視督理堂之左右爲厰房以貯器具圍之以垣墻華之以繪畫因之以鍊鑰守之以夫老經始於夏五月落成於秋八月扁名之內治水行臺偉然爲漕河壯觀揚君輩謂余宜有言以記之且於以治水爲任固不可以不文

辭蓋嘗思我

國家層河形勝誠天造地設而有所待者夫自通州以至儀真凡三千里而南旺分水適當其中南由開抵徐州則會黃河至淮安入海而揚州湖水接之以達於江北由開抵臨清則會衛河至天津入海而通州白河接之以達於京南北地望之遠近既侔而水道之接濟亦類雖圖畫亦不能盡其妙成天下河道第一形勝我

聖明億萬載無疆之業也彼胡元烏足以當此頃年以來因河道多事專命大臣總理而黃河亦蕪治焉蓋以黃河利害與運河有相關耳余以菲薄盡叨斯寄每思兩河修治大要不同竊謂治運河者須治其源而河有體用源乃體也河其用也治黃河者惟治其流而水有常變小則常也大其變也治運河者濬泉導流不少懈怠則體立矣而又挑淺脩閘築壩治堤之類其用亦行河其少艱乎近余具題議處漕河急務

已蒙

察有漕河全賴泉水近來多致於塞反被豪強侵占吏部
便推選素有才幹同知一員舉一疏濟差夫部官務
要用心督理不許虛應故事通行遵奉矣於黃河者
於水之常遇有泥沙淤塞則用人夫駕船於水中以
鐵扒并尖鐵鋤濬之使泥沙隨水而去夫於塞既除
則水得其道自無衝決之患更修築堤岸以禦水之
變或護城池或防耕種使民得遂其安養而免淪沒
之虞則黃河之患可少濟矣今黃河三委一由蘭陽
大名山東至蕭縣出徐州一由寧陵夏邑宿州出宿
遷一由亳州合渦河會淮水出清河三委俱當疏濬
通流以殺水勢第人多狃於俗見惟以彌漫之勢為
言謂黃河為神水不可治要在斷然行之耳近余具
題議處黃河大計亦荷

俞允依擬施行矣若夫今日徐呂二洪則在用黃河之水
由蕭縣出者經小浮橋與閘河泉水合流共濟焉是

昔於其要處致力如此顧余以一得之見因事制宜
輒乃自信抑嘗試之若有驗然且以職務所關不敢
隱默因并兩河於此發之以備高議遠覽之若卜採
焉至於修建之詳不多及謹記

總理河道題名記于都御史湛撰其畧曰

王者宅中圖治必輓天下財賦以給經費我

朝始由海運繼由陸運凡一變乃改今河運然地勢中
高南北遠邇就下乏水以濟濟水伏流齊魯隨地溢
出爲泉泉在東郡凡二百八十有奇各以近入汶泗

沅沂諸水東流赴海

文皇帝命工部尚書宋公禮修復會通河伐石起堰東邊
諸水西注漕渠南北分流北流者會漳會衛上接白
河南流者會河會淮下接寶應高郵諸湖漕渠遂亘
南北濬泉以廣其源建閘以節其流築堤以防其潰
決列舖舍以通其淤淺開湖濬水以時其蓄洩引水

灌洪以平其險阻備夫以供其役給官以司其事董
之以主事八各有專職臨之以郎中三各有分地監
司守令亦與有責焉又以地廣事劇役衆費繁宗統
不可以無人乃

勅差大臣一人總理於上爰集衆思以舉群策載輓東南
四百萬石萬艘鱗次而進時當盛夏維揚迤北乘風
揚帆南旺遠北順流放舟既脫海運之險亦無陸輓
之勞四方萬國五材百貨罔不畢集民命復全

國計斯裕

文皇帝開濟之功同於天地諸臣弼成之蹟要亦不可泯
也禹貢一書記神禹治水之蹟與典謨訓誥竝列爲
經昭示罔極我

朝前此効勞諸臣水部各司各有題石而總理大臣漫
無所考豈非缺典耶嘉靖丁酉予承乏是任深用慨
惜乃構亭公宇之東偏爰披生籍錄宋禮以下若干
人立石題名而各疏履歷其下仍慮左方以俟遞書

庶後來者有考焉或曰漕河之盡制以

帝都之在燕也前代都平陽都關中都洛陽都大梁並以

黃河爲運道寧有此勞費哉曰是不然夫東南以海

爲險西北以山爲險遡海肆逆爲難而乘高犯順爲

易故西北世有夷狄之患自遼左至甘肅六鎮皆守

山外去中原千有餘里惟幽薊一鎮獨守山內中原

內地與虜僅隔一山而山復中缺爲虜所窺安史之

盜唐契丹之盜晉金元之盜宋率由此首難自昔有

天下而以此地屬人未有能久寧者竊謂扼強虜而

障中原據上游而制六合孔子復生必從

文皇帝之見矣曰都燕之利則旣聞命矣海運由浙西不

旬日可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矣文莊行義

補言之詳矣近年言者亦多厭河運之勞而欲舉文

莊之策子頽極言河運之利而欲俟諸臣之功示諸

久遠何也曰海運之法作備於秦効尤於元

祖宗已棄之策三代以前未聞也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

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
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二十
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
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卽如文陸言每舟載米
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殘
虜之所忍於華人也奈何華人亦忍於華人哉河運
之費費於人所謂人亡人得者損上益下者王者以
天下爲家又奚恤哉曰海運誠不可復矣今之河運
築堤建閘竝以人勝時不常泰人不皆良能保無意
外之變乎曰變不可保也海胡可蹈哉今之黃河經
行河南之祥符者去衛河僅七十里鑿而通之萬夫
一月之力也議者徒以衝決爲難竊以爲黃河之難
不難於海也二道竝設而各從其便常可也變亦可
也是則可爲也曰此尤不可之大者先

朝河決張秋運道梗塞鑿數省之力捐不貲之費再歷
寒暑乃克底寧衆方幸其南子欲引之北吾不知其

何說也如子之言且將爲運道憂矣曰今之黃河固古之運道也昔固北行而今始南遷也民間舟楫往來如織未嘗一日廢也在古則宜在今則否在南則利在北則否在民則可在公則否在海則易在河則難吾亦不知其何說也此不穀之見也謹併誌之

重修兗州府河記

兗州府距城東五里舊有壩曰金口壩壩之上西偏曰金口閘俗所謂黑風口者是也壩以堰沂泗二水導入閘口抵府城東門遠城南復折而北徑西門會關黨蔣翹諸泉西流七十里有奇抵濟寧東城外遠而南與洸汶水合而東出天井閘者曰府河蓋元人蹟跡也然非始於元也後魏及隋寔經始焉今爲漕河之益非細矣府河與汶河合流以資轉漕總名曰會通河云

國初堰壩以土歲役萬夫隨築隨毀成化中工部侍郎喬公毅議修開壩均易以石而錮以鐵歲省勞費不可貲算是後不復修治垂九十年矣恒年山水疾激壩石傾圯而水行故道積歲淤墊渠遂厭淺水發輒溢彌原淹野禾盡腐敗不可收拾蓋非一日矣是爲利于潛河者僅什一而貽惠于小民者恒千百也嘉靖戊午春廷承

上命總理河防常思不能宣力以忝

大命事關漕河利病靡不咨訪頃之兗州府同知黎天啟

來言金口堰壩歲久坍塌石且毀泐殆盡今不亟爲之處將益廢余爲檄工部都水司管河郎中汪君泓管泉主事陳君南金同兗州府知府莫如善督同滋陽縣知縣江應昂等往勘議合秋九月漕事竣余將東謁闕里因歷壩上旋視其宜壩縱復故而河水淺涸慮鮮濟事復議加高一尺七寸廼即山採石就林伐木易鐵于市煨灰于野調夫役于泉壩徵匠作于

有司凡所經費率以各夫歲辦折納之數貿易取足而董是役者即黎天啟也工始于是年冬十一月十七日訖于次年夏四月初四日而閘壩工完然河渠淤淺水之入猶夫故也是運道僅受什一之利而小民仍蒙千百之害也今年春濟寧管閘主事王君陳策以浚渠請維時

聖天子修復

朝殿需用材木而水次拽筏夫役坐待曠時又南旺大挑甫畢均可借調迺檄兗州府同知祁天鈔卜日興工集夫役具畚鍤置菱舍畫界事事自黑風口至孫氏閘四十里以泉壩并拽筏夫共四千八百名浚而以任城衛經歷張一科滋陽縣主簿李琅董之自孫氏閘至濟寧馬驛橋四十里以濟寧凌溜等夫并拽筏夫共四千八百名浚而以判官李金董之其河渠所取之土即加築兩岸之上河之深廣堤之高厚視昔不啻加倍堤植以柳置鋪其上自三月二十九日

始至四月十八日而河工復完是歲水由河渠行不
爲害田乃有秋而泗水之出亦數倍于昔商賈懋遷
舟楫利焉王君乃詣余言曰河成矣工不費而益頗
衆請紀其事以示于後弗復辭乃爲記之昔人有云
觀河洛者思禹功則余於開河諸公重有感矣我
國家臣一四海撫鎮宇內建都于燕南面聽治軍國大
計歲漕四百萬石而絲枲織緇貝錦珠璣犀象之輸
吳楚閩越交廣而賈物貨之入海內外諸國各以方
賄來貢至夥矣利涉惟漕河耳先是漕河未復海運
陸較公私稱病未樂九年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開
元會通河

六皇帝乃命工部尚書宋禮諸臣并發山東丁夫十餘萬
徃任其事以臻成功然考規畫之詳時故道久淹汶
河至戴村北流宋公乃采老人白英計築壩于戴村
遏汶水西流抵南旺注都督周公長所鑿漕渠而分
流南北北流七分接漳衛諸水入海南流三分接侍

郎金公純自汴城金龍口下達魚臺縣塌場口所分水經徐呂二洪入淮而會通河復通故沛縣以北臨青以南皆相地置閘以時節蓄者其水微也然濟寧之南河漸衍地漸下水三分又微甚故不得不截所泗之水以合流共濟也嗚呼諸公經營漕河其爲利誠博而爲計誠遠也按漢溝洫志漢都關中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險敗亡甚多而煩費河東守番系請穿渠引汾與河既河堦弃地度可得田五千頃歲得穀二百萬石以上而砥柱之東可毋復漕蓋懲其險也卒以渠廢罷業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下御史大夫張湯議漕從南陽上河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肩以爲便於砥柱之漕今褒斜二谷故在而石隘端何可漕也漢人猶從事其中則關中之漕之艱矣當百倍于今也至

此南由邗溝北達潞河水道甚利而會

之開
水以注
泗水以
入
周

傳者不始不終也
其率因循毀貽倘能以
古世利我而頃來議者
膠萊廢河徒虛談浩費而無
效者特泗河一支耳即于漕權
大于此而又甚利乎古昔治水者
而轉漕之功弗聞堰渚滑以利漕
著功有不能以兼施者猶不
無害是所謂務一而兩得者也
靖己未九月日總理河道都御史
元王廷記